



歐  
陸  
縱  
橫  
秘  
史

中華書局印行

# 新小說

▲八	▲心	▲廬	▲歸	▲竊	▲情	▲情	▲天	▲雲	▲拿	▲紀	▲戀	▲德	▲石	▲歐
一	獄	山	夢	中	鐵	競	刑	想	破	克	海	國	麟	陸
三	一	花	一	竊	一	二	記	花	崙	麥	之	軍	移	縱
二	冊	二	冊	一	冊	冊	冊	因	情	再	惡	事	月	橫
冊	六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網	網	生	波	偵	記	秘
八	角	六	六	四	六	七	七	一	一	案	瀾	探	一	史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冊	冊	一	一	冊	冊	一
								四	四	冊	冊	冊	冊	冊
								角	角	三	二	二	三	三
								分	分	角	角	角	角	角
								五	五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外交小說

歐陸縱橫秘史

中華書局印行

外交  
小說  
歐陸縱橫祕史目錄

第一章 片紙飛來

第二章 門馬德加非店

第三章 嘉倍頓何往乎

第四章 是豈尋常事耶

第五章 像片之魔力

第六章 香窟乎鬼窟乎

第七章 多金徒買禍耳

第八章 價值一千佛郎之假消息

第九章 怪哉佛羅斯怪哉亞佛來

第十章 殉萬佛郎而死

第十一章 彼黨之忠告

第十二章 多數之皇帝乃因君而陷於不利

第十三章 此彼之聲也

第十四章 女子之聲乃如獄犯之指印

第十五章 吾今竟成傀儡矣

第十六章 余有一物姑娘試觀之

第十七章 突如其來之斯賓塞

第十八章 儂卽非列士其人矣君欲何爲

第十九章 耶頓府中之怪劇

第二十章 女子驚叫聲

第二十一章 彼妹卽在簾後矣

第二十二章 瞬息萬變

第二十三章 君漸明而我乃愈昧

第二十四章 德公爵之一席話

第二十五章 塞因河中之屍

第二十六章 冷酷之侯爵夫人

第二十七章 瞽者又來糾纏

第二十八章 惡魔之言

第二十九章 飛來之拘票

第三十章 百萬佛郎

小說

# 歐陸縱橫祕史

## 第一章 片紙飛來

少年呵欠而起。摩挲其眼。自覺體憊而微顫。足痛尤難堪。因念平時服食精美。有所欲。僕輩奔走若狂。茲乃露宿終夜。藉草爲牀。舍頂際累累之松針外。別無掩護。夜深風入。松其聲鳴然若唱。催眠曲則酣然入睡。醒天甫破曉。自撫其足。痛益甚。尤困於鐵。乃一剎那間。見目前景象。至爲詭異。遂趨避林中。密覘外間之幢幢人影。究胡爲者。

昨夕少年沿鐵軌行奔波。至苦且至寥寂。目之所接。惟洞黑之長林。及蜿蜒林際之鐵軌。兩兩作平行線。外此多無所見。及夜。憊甚不能復進。遂就林畔略憩。不五分鐘。鼾聲已大作。

少年英產豪爽。有勇氣。方其狙伏林中時。爲六月中旬。天方曉。空際呈灰色之晴象。

惟少年悉意探察林外人物之舉動。天色如何。多不之顧。所謂林外人物者。蓋當此寂靜之際。忽見距身十餘碼處。軌間停一深綠色之客車。其前接以絕重之機車。兀不少動。其後沿軌而下。約三十武。稍有空平隙地。兵士往來如邏卒。且左右銳視。若有所窺。橐橐靴聲。時觸耳鼓。復見御長衣者三四人。同時自車下立軌際。頃耳細語。少年是時自覺進退維谷。又覺一縷咖啡香自車中出。沁入心脾。以倦且飢者。當此不覺饑涎沿物下。自念本非逃犯。且攜有特別護照。原可出而見人。乃無故秘而不出。殊屬無謂。惟以好奇心切。卽亦忍之又默察兵士舉動。似欲覓人而擊。彼聚談於鐵軌間者。蓋有所規畫也。

方疑慮間。忽聞汽笛高鳴。音殊尖銳。未幾空際白煙飛捲。另一汽車迎面來至。距前車數尺處。機停卽有六人相率下車。中有一人直趨前。數人聚談處。與其中央之一人細語。小頃卽同入第一車。另有一手持書牘夾者。亦隨之入。

少年觀此。呵欠自語曰。然則非決鬪乎。吾靈魂已半不附體矣。時忽有一兇怪之兵。



手扳槍振。舉目四偵。狀至可怖。少年自思脫此時而出者。必遭其害。因靜俟。不少動。伴小時後。入車之。二人復下車。時車窗洞開。見手持書牘夾者。方在近窗小桌前。整疊紙幅。繼聞車外有呼之者。遂以帽鎖紙匆匆下車。不意啟閉車門之微風。竟吹動紙。紙掙脫帽之重力。飛出窗外。墜於軌間。而其人不知也。二三秒時後。紙復隨風飛。至少年匿處之後。少年壓之以手。勿任飛去。

越五分鐘。兩車俱駛去。車中人忽促登車。咸不知林中有一少年。在逮汽車。既出視線。其地岑寂如初。少年意極暢適。自忘其苦。急檢視飛落之紙。乃係德文。草書少年不諳德文。苦不能解其義。卽疊置衣袋中。又摸索袋際。得烟斗一。烟葉燐寸。各少許。狂喜曰。今復須步行。遽程矣。有此亦堪解悶。遂燃火吸煙。起立沿軌道行。一小時中。仍不出森林之外。山鷄野兔。松鼠之屬。時出沒於前。旋見一汽車。迎面駛來。車中兵士叱喝行人。聲甚暴厲。少年不解所說。惟答以英語。車過少年。自語曰。彼輩殆以我爲竊過國界者。然吾實不得已而踐此。可憎之鐵軌。今彼輩加我惡聲。詎我所願然。

亦無奈何也。

少年驅幹修偉。丰姿亦佳。御華潔之絨衣。出自名匠手。縫製絕精。惟微有縐褶。想或露宿所致。餘則整齊可觀。至是飢甚。仰首微喟。若不勝其憊者。幸未幾。卽抵一站。站旁架木板爲柵。柵畔積行李一小堆。上綴片紙書 G P 二字。少年喜曰。噫。G P 乎。非吾嘉倍頓之縮文耶。彼車員爲吾妥置行李。以候吾來。周密如此。寧不可感。因高呼站長。站長服制服。聞聲出。嘉倍頓急免冠爲禮。惟不能道德語。隻字。急自袋中出英德對話書一冊。翻至某頁。某行以示站長。且以手置小推行李上。強用德語語站長。曰。吾之行。李。站。長。殊。和。藹。可。卽。惟。不。能。知。嘉。倍。頓。不。解。德。語。之。苦。第。以。德。語。報。之。滔。滔。不。絕。嘉。倍。頓。悉。不。解。其。對。話。書。乃。大。忙。繼。復。覓。得。二。字。語。站。長。曰。腹。飢。食。店。站。長。會。意。遙。指。半。里。外。之。小。村。村。中。爨。烟。方。上。騰。嘉。倍。頓。喜。甚。又。見。站。旁。有。一。污。舊。馬。車。御者方踞坐酣睡。冠光潔之冠。飾以羽毛。其體臃腫。蠢態可掬。嘉倍頓先以指指馬車。繼指行李。又遙指小村。力疾言曰。行李食店馬車站長卽爲之高呼。御者其聲甚。

洪彼居於半里外之小村者。或亦能聞之。時御者爲其聲驚醒。知有客。甚歡迎。急爲攜行李入車。嘉倍頓乃出。昨日所購之車券。授站長。站長笑納之。點首而別。嘉倍頓坐車中。背僦霉腐之皮墊。狀頗自得。自語曰。凡人身入異國。恃有一己之智慧。復攜一會話書。則殊利便。雖然。吾飢矣。此車殊不速。脫速者。余大嚼且半飽矣。

少頃。抵村村殊小。住戶僅五六家。嘉倍頓甫下車。卽有一怪狀之酒傭。身僅汗衫短袴。各一事。鼻乃架一巨大之眼鏡。覩客至。歡然出迎。延嘉倍頓入一空室中。嘉倍頓就桌坐。出對話書。翻閱移時。曰。餓須膳。咖啡酒傭已知其意。而嘉倍頓猶恐或誤。隨入廚間。就食物之原料。指教之爲狀。至可訕笑。時御者亦匆匆入店。沾飲似極無暇。嘉倍頓自廚間出。見其前已滿注皮酒一巨盃。亦頓思飲。舉手指御者之皮酒。又指己身。復指桌上酒傭會意。卽飲以皮酒。嘉倍頓得酒大快。厚給御者。資御者。非特不感。且作冷笑。酒畢。箕坐室隅。目注嘉倍頓。似詫其不諳異國語言。而身爲游客者。酒傭夫婦。治膳至勤。嘉倍頓欲有所言。必先倩對話書爲舌人。然後以語酒傭。座次。

一戎裝者入。曳佩刃於地。鏗鏘有聲。其爲軍官或警官。則嘉倍頓不審。惟見店主及御者。均起立致敬。若此小小食店中。不能容此巨官者。官入。就嘉倍頓點首爲禮。嘉亦脫帽。復略翻對話書。語其人曰。吾於德語。不能道隻字。言畢。不復語。店主及御者。乃與戎裝者。滔滔言。嘉倍頓不審。亦不聽。惟自袋中出捲烟。燃而吸之。後戎裝者。忽悍然出。御者店主。皆相繼隨其後。而言曰。Dolmetscher。嘉倍頓不解其意。強記其音。索諸對話書中。乃知其意爲譯人。卽不復多慮。惟注意廚人治膳而已。旣而酒備。奉食至。爲鷄蛋。火腿。牛肉。黑麵包。咖啡。數品。膳甫及半。見戎裝者。復率一體小而枯瘦者。來察其衣飾態度。知爲英人。卽問之曰。君英人乎。曰。然。吾自英來。乃爲喜司伯。王子訓練波羅馬者。茲來擾君。得無厭否。嘉倍頓曰。否。吾雖就膳。君可縱談。請勿介意。彼高冠如救火會員者。誰乎。英人曰。警官也。以君於今早。有私越路界之嫌。特來加君以研詰。嘉倍頓曰。彼以吾爲越界。誤矣。吾有護照。安得以越界論。惟吾不得不詳言來歷。以解其疑。蓋吾年少。不解事。未嘗一出國門。茲乃游興勃發。隻身來。此昨

日。余乘汽車。車行方十餘里。忽停車員。謂余必半時後。方可開行。余性急。不可耐。欲下車散步。車員亦不。余阻。詎不數分。時汽笛一聲。而車竟駛矣。余追隨不及。沿軌步行。至此。煩君轉告警官。英人如其言。與警官談小頃。復傳語嘉倍頓曰。君所乘之汽車。昨夜已抵此。何君直至今晨六時始至耶。嘉倍頓曰。吾昨夜步行已久。體至憊。且不知距站之程途若干。至中途。卽就林畔熟睡。今晨破曉後。續行。故遲遲至此。英人曰。警官問君。昨夜曾有汽車若干輛。行經君前。嘉倍頓曰。此語吾不能答。緣吾旣酣睡。則無論何事。皆不能知。英人曰。警官問君於鐵軌上。曾見有若何怪異之事否。曰。無之。彼警官何好預人事。至此耶。英人又代其傳言。旋曰。警官欲一覩君之護照。可乎。嘉遂出護照與之。英人復問曰。警官問君以何事來此。嘉倍頓曰。無所事事。唯欲取道往俄國。作遨遊計耳。煩轉語警官。謂吾來此。絕無妨害。且生平足跡。未出國門。幸勿多疑。自擾。英人述於警官。警官貌漸釋。錄護照於其手冊中。先辭去。英人乃就嘉倍頓桌前。曰。吾有一言。君其原諒。昨夜君沿鐵軌行。本屬違法。以是外間。嘖有煩。

言君不自知耳。君能聽吾忠告，或不致罹於罪戾。嘉倍頓微哂曰：吾亦有一言欲忠告於君。請一嘗此美酒。英人曰：吾誠謝君。然使君確爲一通常游客，則宜命此車載君往司德烏。復附汽車往奧國邊界。如是可省卻許多不快意事。嘉倍頓曰：謹如君言。請以車站地址爲吾告御者。英人諾呼御者而告之。復謂嘉倍頓曰：吾意君此去必有暗中尾君者。吾聞人言昨夜因有國事，此二十里間之鐵軌禁不通行。其究竟吾不知。君亦可勿問。惟外人皆謂君若非游客，必爲偵探。故君以速離此地爲是。嘉倍頓笑曰：吾一不解事之少年耳。何能爲英人亦冷笑曰：此語殊不能解人疑。

## 第二章 門馬德加非店

一星期後之夕，時已十二點五分。嘉倍頓御晚服入巴黎門馬德加非店。行經酒排間，諸客前復摩肩而過。紅衣樂隊側方至內室之膳所。店主名亞佛來見客至，狀殊自足。殷勤接待，引嘉倍頓至一小桌前。以酒名表奉客。且呼一侍者立候。嘉倍頓之法語亦不勝德語。見侍者兀立其旁，乃期期命膳。狀至窘。侍者應命去。卽燃一捲煙。

徐吸倚壁四望。冀室中或有英美人在。時室中座客雖已略滿。然殊不擁擠。蓋巴黎人恆俾夜作晝。茲時雖夜半。猶以爲早也。旋見一波拿馬人在側。喜甚。思欲與語。未果。又見座客均叨叨作長談。心大羨。又見一美國人坐室之彼端。舉杯長飲。因思我苟就彼縱談。當可破悶。甫擬舉趾。忽見鄰座一女。耶貌娟好。笑問曰。君願與余略談否。曰。用英語乎。女曰。否。維也納語也。嘉倍頓搖首曰。是非吾所能。女聳肩微笑。遂不復語。嘉倍頓亦回首取桌上新聞紙。展視梗概。然實不解一字。僅隨手取來。略閱紙間圖畫而已。乃閱未及半。忽截然停口。出訝聲。目則注視紙上之兩肖像。若有所觸。自言曰。嘻。奇哉。……時有衣被裪聲。至桌旁而止。且有銳細之音。操英語問曰。君無故而怪聲咄咄。豈有所異耶。請以語我。嘉倍頓舉首則見又一女郎至矣。女郎名佛羅斯。爲嘉倍頓視。纒所注。卽停立不行。嘉倍頓曰。姑娘請坐。吾當詳告。姑娘乃英人耶。佛羅斯回首作手勢。以示其他座之友。似囑其稍待。隨如嘉倍頓言。坐桌旁。嘉倍頓卽滿注杯酒以享客。且曰。請與吾共膳。吾一人居此。苦於岑寂。幸姑娘

有以解之。佛羅斯曰：可吾於膳後至友人許，亦無妨事。嘉倍頓曰：大好。室中人雖多，而吾與彼輩言語不通，實與獨處無異。茲得姑娘，可以慰矣。佛羅斯笑頷之。隨命侍者治膳。既而問嘉倍頓曰：今請示我君目注新聞紙而訝胡爲耶？嘉倍頓卽指兩肖像曰：一星期前吾曾見此二人。佛羅斯大愕，似不信其言。又曰：請續言之。嘉倍頓卽縷述前星期之所遇。佛羅斯聽之，至審嘉倍頓頗以爲異，且偶一回顧見彼鄰座之維也納女郎，似亦極注意於茲事者。

嘉倍頓述竟。侍者將晚膳出。佛羅斯曰：君能脫彼險地，誠幸事也。嘉倍頓淡然曰：是誠笑柄。然吾知沿途亦有密探隨吾後。其人常欲與吾交談，且詐稱欲往斯德拉斯堡。特吾曾見其入維也納……我輩可捨此別談。今問姑娘，姑娘每夜來此乎？佛羅斯曰：常至此間。每夜恒先往甘寬喬跳舞，繼至麥斯姆士晚膳畢，乃來是間。倘君不棄，願介紹敝友聚食於此。君意如何？嘉倍頓曰：倘君友能操英語，則大佳。若吾呀呀之法語，而欲強聒人耳，則聽者固屬大難。余亦羞且病矣。佛羅斯點首曰：彼輩操英



語甚佳。復目注維也。納女子細語曰：吾願彼不審吾輩所言。嘉倍頓笑曰：彼曾欲與余語，余以不解維也，納語謝之。佛羅斯曰：慎之人言彼乃一偵探。嘉倍頓笑曰：吾之踪跡宜乎有偵探尾隨也。佛羅斯笑曰：勿以疑心生暗鬼。君以何故而有偵探尾君耶？又曰：明夜請至甘覓喬觀吾跳舞可乎？嘉倍頓曰：不能。吾姊明日由英國來。此佛羅斯曰：愚哉君也。豈以君姊來遂不能觀跳舞耶？嘉倍頓曰：然。今姑不言此。請代囑侍者取咖啡來。佛羅斯曰：吾今往邀吾友來此共進咖啡。言已起立。嘉倍頓曰：君友何人乎？佛羅斯遙指室之一隅。嘉倍頓從而視之。見法國男子二、女子一。其男子一中年、一少年、少年者顏色頹黑，女則貌姣美而衣都麗。室中諸客殆以此三人爲最。不倫狀亦至詭異。嘉倍頓問曰：若輩來，吾等仍得自由談話乎？佛羅斯不答，漫應曰：彼輩且來矣。

佛羅斯既去，鄰座之維也納女郎忽扯酒名表之一角，疾書數字，搓作小團，授嘉倍頓。曰：請讀此。嘉倍頓點首展視之，則紙上所書者非英文。嘉倍頓僅識其音，不解其

義卽搖首示意。女曰：「不解耶？」可速碎之。嘉倍頓如其言。

佛羅斯偕其友，且言且笑，聯步至嘉倍頓前。嘉起立，點首爲禮。且曰：「煩姑娘爲吾轉告令友，吾於法國應酬，在在增人笑謔。幸弗見責。佛羅斯指中年者曰：「此魯意斯君，男爵也。魯意斯語嘉倍頓曰：「吾甚喜與君爲友，請恕唐突。佛羅斯曰：「嘉倍頓君請將告余之事，告之男爵。嘉倍頓遂覆述所遇，如前。惟於車中吹落之紙片，則未言及。述竟。男爵曰：「君確信所見者，卽此新聞紙中之兩人耶？」嘉倍頓曰：「然。男爵曰：「此二人者，君必不能知其名。然君能脫彼險地，亦幸甚矣。君年少，不更事，須知世途，遍是荆棘。跬步不可不慎也。」

食竟，男爵堅爲嘉倍頓代給食資。嘉倍頓稱謝，手挽佛羅斯，與男爵等相率出門，驅車逕赴男爵府車中。嘉倍頓以維也納女郎所授之字，誦其音，囑佛羅斯譯其意。佛羅斯曰：「其意爲『留意』。君何由見此字耶？」嘉倍頓曰：「偶於他處見之，無足異也。」

第二章 嘉倍頓何往乎

斗室中二人默坐一爲男子神色疲倦而爲狀至恭愀然言曰非列士姑娘吾意此處始無朕兆可尋矣其對坐之女耶含淚曰此等惡事詎吾初料所及余嘗叩之大使館館中人均憤憤不加察且露厭意余實不解彼輩之責任安在佛加臣乎余心碎矣佛加臣曰姑娘吾於此事已爲姑娘竭力且曾往見警察長以巴黎警察之明而猶漠然視之則是能爲力者已盡力無遺矣脫姑娘信吾之忠告莫若延一深信之友來此與姑娘合力探訪於事或有濟且須靜以俟之否則徒勞無功非列士曰靜以俟之耶此焉可靜俟者彼允吾於十日前在此相候其行李衣物均留客店中且未付旅費侍者謂余彼於到店之夕卽外出迄未回店噫是豈彼有意一去不復返耶而謂可靜以俟之耶余確知君已爲吾盡力且深感君之忠告當勉從君言然閱坐於此亦屬無益余將別有所圖去矣遂起立佛加臣亦起立送之且曰姑娘可勿過憂且須緊記法蘭西警察之敏捷實爲世界第一今彼輩態度雖落寞然已允爲姑娘盡力當不至負諾非列士曰警察耶彼輩之遠慮卽邀吾往莫喬驗屍場細

認屍首耳。何能爲吾意欲延一英國偵探密察此事。佛加臣曰：若是則事必敗。不可收拾矣。非列士曰：然則容吾別圖之言。已竟去。佛加臣目送非列士出自語曰：彼小子蠢甚。意必墜落陷阱。不克自拔。或因作事荒唐。羞愧不敢回見其姊。否則昏迷忘返耳。特非列士姑娘貌過美。居此巴黎混濁世界中。幾何而不陷於悲境也。

非列士忽促回格蘭旅館。一女僕隨之入室。曰：姑娘曾得令弟之踪跡未。非列士搖首曰：馬利吾徒費足力耳。絕無絲毫消息也。女僕曰：偷姑娘能知令弟失踪之夕。於何處消遣。則按圖索驥。事當不難。非列士曰：然吾正欲探此一端。特彼已杳如黃鶴。又胡從探此耶。馬利曰：此間理髮店中有一少年。或能略知一二。蓋令弟曾就店中理髮。且曾與少年談晤。姑娘盍就彼一詢乎。非列士大喜躍起曰：少年何名。爾知之否。馬利曰：名亞爾峯。彼今方在店中理髮。非列士不俟其言已。卽疾步下樓。入理髮店。見亞爾峯方治事。問之曰：君能操英語否。亞爾峯曰：能。非列士曰：前星期四。吾弟曾在此間理髮。且與君談晤。君憶之否。亞爾峯曰：姑娘之令弟耶。彼何名。非列士曰：

其名爲嘉倍頓。身材頗高偉。貌與我相若。亞爾峯曰。憶之。非列士曰。吾寓館女僕馬利。謂君或知是夕。吾弟於何處消遣。君果知之者。請卽見告。亞爾峯曰。然。吾確知其事。令弟初來巴黎。不諳俗尚。曾問余消遣之地。以何處爲佳。吾告以科里士。又聞巴黎。食肆何處最美。吾以門馬德加非店對彼。卽錄之於手冊中。非列士曰。君意彼果往門馬德加非店否。亞爾峯曰。或然。且言將於次日來此告我。以如何消遣之法。然彼卒未能踐約。蓋此一面之後。余未嘗見彼也。非列士曰。門馬德加非店何在。乎。亞爾峯曰。卽在門馬德街。然是店僅爲男子消遣地。非列士曰。女子不能進耶。亞爾峯曰。然。然若得確實之介紹書。則亦可。非列士曰。吾更有一語問君。是後曾有人就君處探問關於吾弟之踪跡否。亞爾峯曰。無之。非列士乃出銀幣一。酬亞爾峯。且曰。吾擾君矣。幸君恕我唐突。亞爾峯直受不辭。非列士曰。吾今無暇作瑣屑談。遂稱謝去。亞爾峯喃喃自語曰。此女耶。誠可厭然而豔甚。

非列士回至寓所之寫字室。草一函曰。

親愛之晏德流君鑒。余今處於大苦懊中。然君亦苦甚。雅不欲以余之苦益君之苦。故初未嘗急急擾君。今則欲不擾不可得矣。余踐舍弟嘉倍頓之約。隻身來此。抵此之日。卽吾弟至此之日。第二日彼曾於所寓客店中爲余預定一室。余至彼方外出。余更衣待之。詎意久待不返。四出探問。亦不得端緒。詢之館僕。始知彼於昨晚八時外出。蓋卽彼抵此之日也。今儂來此已十日矣。歷赴欽使館警察署。驗屍場等處。探問均無音耗。且絕無線索。可尋警察則聳肩。瞠目似返。欲向余研問踪跡。或作冷語曰。彼不久當回。公使館則置之不問。幾以余爲滋事。騷擾之。流驗屍場。尤令人心怖。深願上蒼使吾速忘卻彼處之慘景也。今無已。惟有自籌善策。偵其下落。然從何著手。則尙不自知。如不得其確耗。決不肯舍此巴黎而他去。余今所欲求於君者。卽願得一可靠之友來此。與吾爲伴。共策進行。倘在數月前。余必邀君至此。今則不欲請君。蓋君來亦無濟於事。或且適足致吾二人於顛連困苦之境。君苟有至友。堪任此事者。卽希從速首途。否則延一蘇格蘭偵探。或解法語。

之偵探亦無不可。余伶仃孤苦，無戚友爲助，姊弟二人之性命悉懸君手。諸維卓裁，非列士自巴黎格蘭旅館上。

書既付郵，非列士徘徊廊廡，狀至懊喪。既而若有所觸，急於衣袋中出鎖匙一疾趨入室，啟嘉倍頓之室門，細檢行李，意謂或於書札中得其端緒。此蓋非列士最後之希望矣。願室中各物均凌亂無序，箱篋悉未下鎖。篋中有花郵片三五，照相片一，酒飯單及德奧兩國之旅館發票爲數至多，幾可疊訂成冊。最後乃於行囊之底得一紙片，藏護甚密，紙色潔白，式若公文，紙端印皇冕字體，爲德文，號數爲十七。非列士詫曰：此蓋一重要文件也。吾弟胡從得此怪哉，遂鍵室門如故，慎攜紙片回己室。取一德文字典按字繙繹，一似接有緊要之電報，倉猝尋檢，急欲得此片紙之內容者。一時神經系爲之大顛動，顧急切間又不能遽得。德文綫索迨一小時後始明其大意，則益駭愕。自忖曰：此何故耶？吾弟之失蹤，殆以此耶？抑余此時爲夢耶？余實不能解此疑竇。躊躇久之，復碎其譯稿，慎藏紙片於篋底，其絲絲熱淚不覺已緣粉頰而

下。

## 第四章 是豈尋常事耶

非列士在門馬德加非店中獨坐一桌。舉目四望。以爲時尙早。座客寥寥。音樂隊員。方閒坐吸紙煙。尙未奏樂。隊長則以手撚鬚。凝視非列士。似其自己爲非列士所奪。不能他瞬。座間男客。亦時對此英吉利麗妹微笑。婦女之顏色。不揚者。輒接耳聚談。似羨其美。而又笑其爲生客者。非列士則俯首深思。念身雖在此門馬德加非店中。而座客衆多。勢不能遍問。以是有新客入室。必熟視良久。冀有所獲。顧亦無效。徒增人注意而已。會店主亞佛來行經其旁。非列士卽止之。亞佛來鞠躬言曰。姑娘有荷。委囑耶。非列士曰。今夕座客甚多。往日亦如此耶。曰。然。此常事。諸客類多。每夜來此。消遣者。非列士曰。亦有不時至之客。或向未來此之生客否。亞佛來曰。亦或有之。非列士曰。余有一弟。距今十一夜前。曾來此間。言次。沉吟默計曰。卽前星期四夜。其人高而美。年二十一。貌頗類余。余意君或能憶其人。亞佛來徐搖其首曰。茲事誠怪。是



夕來客稀少。余記憶無誤。新客僅士加拿一人。若謂令弟亦來。詎非怪事。非列士面色頓白。皇急無措。脣顫如彈簧。移時乃曰。信如是。余心甚戚。余初以君能助我。今則已矣。蓋彼於是夕離旅館後。卽來此消遣。豈意十日以來。不得蹤跡。姊弟情關骨肉。亞佛來君乎。余將何以處此。亞佛來曰。天下事。何竟詭異至此。余亦爲姑娘憂。今姑娘問諸侍者。然恐亦未必能得端緒也。言已。遂行。非列士見其與侍者及音樂隊長略談。未幾。卽回語曰。姑娘。令弟實未至此。侍者及音樂隊長所答皆同。非列士曰。謝君矣。言次。急下面紗。以掩其將落之淚。若欲去此。他適。忽見一手。鑽光燦然。伸至桌面。旋即縮去。其手所置處。留一紙團。非列士詫甚。細察伸此手者。乃隔座一女郎。其面他向。不可得見。似恐人窺。其舉動者。非列士取紙展視。乃英文數語。其文曰。亞佛來。誑耳。令弟曾來。請稍俟。當詳告。非列士心略慰。強自遏制。不以不安之狀示人。膳罷。手一紙煙。佯就隔座之客取火。乘間竊視女郎。此女郎者。蓋卽前文所述之維也。納女郎腰繫白帶。首冠時式之犬花冠。由頂及胸。滿飾寶石。蓋濃粧中之豔者。

是時其目光忽與非列士遇。然爲狀仍甚冷淡。非列士歸座後。未幾見亞佛來他去。維也納女郎卽細語謂之曰。移時當有一人來。渠洞悉令弟事。可細叩之。彼來時。余墜巾於地。視此爲號可也。女郎言時。狀極驚迫。而語氣甚急。且雙目緊射室門。非列士不解所以。曰。盍稍近。與吾細談。女曰。不能。請勿復與我語。且其人來時。勿言及我。但默視吾巾可矣。非列士曰。吾無介紹。何能唐突與來者言乎。女若不聞。惟注目室門。似甚厭非列士而欲遠避之者。此時非列士之心。直如墜五里霧中矣。無何樂聲大作。座客紛至。全室擁擠無餘隙。佛羅斯亦在焉。是時非列士目不他瞬。悉意注視維也納女郎之巾。未幾其巾果墜。非列士見入室者爲一少年。修短合度。面色微黑。入門卽與座中諗友點首周旋。非列士亦一改生。平冷淡遇人之態。略延其首。似欲挑動此少年。與已接談。及後。非列士果能如願。蓋少年入室後。與非列士對桌坐。非列士恆笑視少年。少年遂離桌而起。手按椅背。去冠而言曰。姑娘。恕無先容。肯賜予接談否。非列士點首曰。甚願與君言。且候君已久。

少年笑曰。姑娘太諛我矣。何敢當。非列士曰。余非無故候君。實欲探聞。舍弟嘉倍頓之踪跡耳。少年曰。是豈尋常事耶。

### 第五章 像片之魔力

晏德流曰。佐治乎。吾今困甚。茲事非君。殆莫能爲力。友乎。今延君來。君能助我否耶。言次。以一信授佐治。佐治閱竟。曰。此女年幾何矣。晏德流曰。二十三。其弟幾何。曰。少二歲。曰。其爲孤兒乎。晏德流曰。然。且無親屬。家況如何。曰。中人耳。佐治思索移時。曰。此事誠怪。晏德流曰。然。願吾與彼等相關至切。居爲邇鄰。誼爲摯友。而吾年較長。彼等有不能自決者。輒就決於余。余有所需。亦或假助於彼。脫吾不罹此厄。必早偕非列士同赴巴黎矣。佐治曰。嘉倍頓人品如人。晏德流曰。一天真爛漫之少年也。初肄業哈爾高等學校。後忽有遠游志。退學而出。無阻之者。顧品格甚高。類非甘自荒嬉。且富於理想。脫遇奸險。必能洞燭。佐治曰。非列士又何如乎。晏德流起立曰。吾能以其像片示君。言已。入內室。移時復出。曰。此卽是矣。佐治固非登徒子流。故初殊不以

爲意。及細觀其貌。心乃大動。血液中似滲以怪異之刺激物。呼吸亦加速。良久良久。猶堅持像片。目緊射不少瞬。第見畫中人體格修長。肌膚妍皙。黑色之目。媚若明星。硃脣微啓。似有所言。且似攝此影時。此絕世女郎已陷於大苦惱中。故其狀酷類出臂求援。佐治此時。魂已入畫中。幾欲發言慰女郎。忽覺火熱之手。熨貼已肘。聞晏德流曰。閱畢也未。佐治漫應之曰。唯唯否否。又曰。此一絕妙寫真也。彼於何處攝此影乎。晏德流曰。乃吾爲彼撮之。吾目疾未劇時。恆以寫真自娛。今則不能矣。佐治曰。吾膽敢問君。君與彼訂婚未。晏德流曰。否。曰。晏德流。君意卽謂……晏德流曰。吾意卽謂未訂婚也。吾長彼十二年。貌又不美。且貧甚。豈敢存妄念耶。雖然。譬如園丁。鮮有不愛其手植之名花者。今彼美名花也。吾目覩其自幼而長。且教之助之。則園丁也以園丁而求婚於名花。固未嘗不可。佐治曰。彼亦知君有此意否。晏德流曰。理或知之。三月前。吾方欲啟齒。而目疾大作。遂不果。吾本不欲以此事告君。第君知之。亦無妨事。今姑不論此婚約瑣事。要之。吾每念及彼置身異國。已又病目。不能援手。則焦

灼欲狂矣。

佐治曰：此間殊悶，盍往園中散步。晏德流曰：可及園。晏德流指鄰園曰：彼榆樹中，鶻巢之左，有一精舍，壁作白色。君見之否？佐治曰：見之。曰：是卽若姊弟之所居。曩者晚膳畢，彼等恆散步園中。吾則立此遙望。今憶當時情景，隱痛而已。佐治忽緊握其手，曰：晏德流，吾不能允君往巴黎矣。時四週矮樹風弄作聲，晏德流詫甚，默不一語。繼而曰：此事大可使吾憂然。莫明君意，何君絕我，竟至是耶？佐治不語，惟凝視鄰園之榆樹，悠然神往。已而回視晏德流，微拍其肩曰：老友乎，實告君，吾心已失陷於非列士像片中矣。晏德流急呼其氣曰：君妄甚。像片胡足愛？若因是不去，直害之矣。佐治曰：吾爲君明言其故。今吾但見其像片，已攝吾魂。若得覲面，必深陷於情障。此舉爲我計固良，得然將何以爲君地耶？我輩相交久，雅不欲爲一女子致失友誼。故不如慎之於始。脫君果欲吾去者，亦必如命。晏德流泰然曰：君言不飲法國酒，然余嘗見君連飲二杯，故吾不能以君言爲信。且君能用情於彼，亦吾所願。倘以妒君而陷彼。

於憂患中吾必不爲吾心惟上帝知之君明日首途可也佐治笑曰誠如是吾往矣

## 第六章 香窟乎鬼窟乎

次夕九時佐治抵巴黎直詣格蘭旅館行裝甫卸卽問館中書記曰此間有英國女郎名非列士者否曰然特此時或外出移待當可知矣言已入內少選復出語佐治曰請隨我來佐治如其言至計櫃復入一小室室有一老者髮灰白見佐治至起立爲禮狀甚殷懇謂佐治曰君請坐佐治曰謝君見召何爲耶曰余爲館中理事君詢非列士姑娘何耶豈君爲其友耶佐治曰然理事鞠躬答曰吾等於彼姊妹二人心甚不安佐治曰君言何意理事曰嘉倍頓失蹤事諒君已知之矣佐治頗不耐點首曰然吾因此事特來助其姊耳理事曰非列士姑娘以不見其弟戚甚終日僕僕幾不停趾凡可爲力者吾等亦勉力相助歷訴警署使館等處迄無效求諸驗屍場亦不得詎知去今夕前非列士又外出不返殆亦失蹤矣佐治聞言驚而躍顏色大變曰噫上帝又曰長者四夜前非列士獨出耶抑有爲之伴者耶理事曰獨出耳彼於

巴黎無諗友。吾嘗請以館中嚮導隨之。不聽。謂果如是。反惹人注目。誰料其竟致失蹤。耶是時佐治斗墮於恐怖之新世界。中如天之將暝。莫測其極。然渠於巴黎非若非列士姊弟之爲生客。故所事亦較有把握。因問曰。君曾報警乎。理事曰。是不待言。特巴黎失蹤事。時有所聞。警察視之。渺然也。佐治縐眉曰。渺然於嘉倍頓。猶可說也。今一而再。詎可以渺然了之耶。吾當自往警署。起立欲去。理事曰。盍稍待。吾於非列士姑娘失蹤後。心頗不安。歷叩各酒肆旅館。均不得其耗。第知彼失蹤前。有一理髮匠名亞爾峯者。告以嘉倍頓曾往門馬德加非店消遣。其或因此失蹤。亦未可知。佐治曰。君曾以此告警察耶。理事曰。然。且得其復文。遂出片紙授佐治。文曰。由英國來之非列士姑娘失蹤一事。吾等遍覓不得其耗。殊以爲歎。警務長李佳德署名。佐治閱畢。理事曰。此紙於數小時前遞來。佐治曰。吾以法國警察精敏甲全球。乃如是耶。理事無語。佐治遂起曰。吾今往門馬德加非店。何如。理事曰。善。佐治出室。披外套。僱車往聖安拿路。抵一門次。下車。問闖者曰。斯賓塞先生在否。闖者曰。然。遂導之至第

一層樓復有一英國男僕延入室見斯賓塞方據案治事案間紙幅雜陳爲數至夥見佐治急起立握手爲禮曰佐治吾以君裹足不復履此矣今來此何耶居語吾佐治曰吾此來得毋擾君耶斯賓塞搖首曰否今夕吾事殊簡可談一小時佐治曰吾今大困脫君能畀以臂助感且不朽斯賓塞曰何謂耶可言之佐治遂詳述非列士姊弟失踪事斯賓塞瞑目凝聽畢乃問曰彼等失踪之加非店何名乎佐治曰門馬德。斯。賓。塞。躍。起。曰。噫。彼。鬼。窟。耶。佐。治。曰。何。也。君。知。彼。處。之。內。容。耶。曰。然。吾。知。之。甚。悉。君。友。於。彼。處。失。踪。大。非。佳。兆。何。以。故。曰。彼。處。爲。歐。洲。第。一。險。地。赴。之。者。輒。流。連。荒。亡。終。乃。陷。於。人。生。之。末。日。且。其。店。受。警。察。保。護。欲。破。其。奸。詎。非。大。難。佐。治。曰。以。如。此。惡。地。而。警。察。竟。保。護。之。耶。斯。賓。塞。曰。非。公。然。保。護。之。特。事。有。類。於。保。護。耳。其。地。偵。探。樂。就。之。設。有。秘。事。警。察。亦。與。焉。故。局。外。人。鮮。能。得。其。究。竟。使。今。日。以。生。客。十。人。往。余。敢。斷。言。此。十。人。必。無。生。還。之。望。斯。賓。塞。爲。英。國。報。館。訪。員。居。巴。黎。久。於。此。等。事。富。有。閱。歷。故。言。之。鑿。鑿。佐。治。曰。嘉。倍。頓。乃。一。不。解。事。之。少。年。不。挾。重。資。不。懷。秘。密。且。不。諳。法。



語於巴黎交際尤茫然。彼輩縱欲加害。其如不值何。斯賓塞曰。君言或然。然君能信其果如是耶。佐治曰。吾深信之。彼年僅二十一。前此未嘗一日離英國。縱甚其辭。而謂爲僂孩兒。亦無不可。斯賓塞曰。非列士又如何。佐治曰。長其弟三年。亦初至巴黎也。斯賓塞笑曰。然則君專爲非列士來耶。則其弟失踪。事似不能仗君矣。吾爲此言。君得毋貌不懌而心首肯否。曰。未必如是。曰。與君戲耳。君固未必如是也。凡巴黎最美之女子。都以門馬德爲消遣地。舞妓女優尤夥。貌之寢陋者。則恆不敢廁足。以暴醜故。門馬德者。又歐洲之香窟也。余意嘉倍頓至此。必爲人所蠱。馴至無面目。以見其姊。至其姊之失踪。則可怪孰甚。然余當問君。非列士貌美乎。佐治曰。美甚。斯賓塞曰。此顯淺事。無待思索矣。吾今尙有兩事。須致函報館。畢此二事後。則閑甚。當從容助君。今先遣二人往門馬德探問。佐治曰。吾可自往。斯賓塞曰。君亦愚甚。君以英人而往門馬德。豈又欲以性命自戲耶。佐治曰。君言良然。然吾不竭力爲此。似太負所託。斯賓塞曰。負人所託。尤勝於事未成。而先遭人害。君請暫息。明晨可於十一時來。

吾當偕君往披辣館早膳。

第七章 多金徒買禍耳

次日早膳時。斯賓塞怫然曰。今君竟入吾於煩惱矣。佐治曰。何也。斯賓塞曰。生客之入門。馬德者輒不幸。或竟死。余懼君陷於不幸。故命爲吾探新聞之得力者。二人爲君代行。意其必有所發見。殊不知所發見者。竟出吾意外。佐治曰。果何事耶。斯賓塞曰。無佐治色斗沮喪。遲疑曰。無耶。吾意必有所聞。斯賓塞曰。彼輩實無所發覺。惟茲事殊怪。君必不知其隱。且吾措置之法。亦誤甚。緣彼二人失踪。非尋常事。可比。余謂門馬德爲鬼窟。誠不謬。特此時之鬼。異於往時之鬼。君爲警察。不盡力實則。警察於此。大有用意。佐治曰。吾實不明。君意豈巴黎警察。乃罪人之質器乎。斯賓塞曰。非也。非列士。姊弟之處境。吾昨日所料。自謂不謬。實則大謬。今姑勿言。此請嘗此。鯉醬。佐治色不豫。勉從之。少頃。復曰。老友。請速告我。斯賓塞徐言曰。兒已飽嘗此。鯉醬。佐治曰。吾不願嘗矣。請恕吾。吾於此事。心甚憂悶。君謂彼探新聞者。無所發見。然彼等

僅費一夕功。無所發見。固也使復能助我。縱需多金。予亦不吝。斯賓塞搖首曰。君以吾爲饕人子。而欲啖之以金耶。毋乃太妄。實告君。余此時處於不能助君之地。卽使一舉手而有利於君者。余亦不許。特有一言爲君告。佐治曰。何言乎。斯賓塞曰。明晨君可斂心。邁返英國。若久處此直以個人而與一絕大團體敵。匪惟無效。且大不利於君。佐治默然。移時面現強項之色。曰。信如君言。則吾必放棄責任矣。斯賓塞曰。吾固知君不欲負人重託。且雅不欲以我之言而使君竟負託。特事勢如此。不得不直言告君。佐治曰。君時作謎語。豈以恫我爲樂耶。斯賓塞曰。余詎恫君者。余爲報館訪事。此報館勢力絕大。而又雄於資。故俸給至豐。然自是而後。吾將擱吾筆。袖吾手。於以自保。否則戰禍一興。吾命殆矣。佐治曰。君狂乎。何作此嚙語。斯賓塞曰。非吾狂。君自夢耳。佐治曰。然則所謂戰爭者。將起於何處。耶斯賓塞曰。近在咫尺間。吾得一信發信者爲當代人。吾於平時頗得其助。現此信尙在余衣袋中。佐治曰。彼能助君。亦能助余。以探非列士姊弟之踪跡否。耶斯賓塞笑曰。吾可讀此信。君聆之當能。

自知卽出袋中片紙而讀之曰非列士姊弟失蹤事幸勿過問且遠避之佐治曰然則彼等陷於惡徒之手君謂余能視死不救耶曰聽君部署可耳惟吾不能助君吾於箇中真況亦不甚了了第知法人本無惡意嘉倍頓實自投陷阱耳佐治曰非列士又如何豈亦自投陷阱耶

斯賓塞不答膳罷方徐徐問曰然則君欲如何佐治曰今夕吾當自往門馬德苟有機可乘或能得其關係人則以吾之富不難買得真消息也斯賓塞曰多金徒買禍耳以君之富不善用之必使非列士姊弟暴其屍於驗屍場而後已吾居巴黎久與君相交亦最久豈有不知巴黎情僞或知之而不告君者好友聽吾言速返倫敦否則大不利佐治曰余殊不怖君膽怯如是洵可哂也斯賓塞曰余固可哂君強項而不解事且不受忠告則可哂亦可憐矣

### 第八章 價值一千佛郎之假消息

佐治微笑注視其對座之三人三人者佛羅斯男爵魯意思及其夫人也夫人謂佐

治曰君於巴黎亦夜夜行樂如今夕耶。佐治曰吾慣於如是爲行樂計地之佳者殆莫如巴黎。茲已四時半我輩猶得自由飲啖若在倫敦則鐘鳴十二侍者卽語客曰先生請矣。時至矣未幾列肆均闔戶通衢寂然使彼輩見此不知作何想也。言已起立且行且語曰吾當按鈴命取新酒來鈴故設於門旁。佐治行近門忽自衣袋中出一鎗反扃其門回身以手鎗擬三人。三人均大駭起立佛羅斯曰君醉矣毋惡劇。佐治抗聲曰若各就坐默領吾言吾實非醉。今夕計請爾等進此密室豈無故耶。然吾非殺人者。苟爾等能聽我言當以鉅資爲謝。坐勿驚三人爲其手槍所懾咸應命坐。魯意斯膽略壯捋鬚言曰君有所欲恣言之何致出利器以爲威嚇之具耶。君須緊記吾爲法國貴族苟有可助君者當無不如命。佐治曰魯意斯吾年雖少胸中實有成見且居巴黎久知此門馬德爲歐洲之鬼窟若三人則大名鼎鼎之地獄三魔也。今吾處境殊險以爾等之魔力不難致吾於死特吾頗不怖且願以金錢酬爾等之罪。苟爾等能以所事告我吾願各畀佛郎五千。夫人喃喃曰五千佛郎信乎。佐治曰

焉得。不信。佛羅斯曰。然則何事。耶佐治曰。何事。耶卽英國女郎。非列士。失踪事。爾等。詎有不知者。佛羅斯曰。此間絕未有英國女郎涉足魯意斯。亦曰。余未嘗聞。非列士之名。君無誤。耶佐治冷笑曰。勿狡。吾囊中滿貯法蘭西紙幣。吾視之。至不足貴。爾若有知趣言之。吾當舉以爲謝。否則此手槍不爾貸。夫人與佛羅斯耳語。小頃。謂佐治曰。吾能以所知之事告君。因作媚態。佐治不少動。緊握手槍不釋。時室中寂然。樓下杯叉交錯。聲四絃。提琴聲。座客談笑聲。均隱約可聽。移時。夫人曰。佐治君若店主。亞佛來知我等。以此消息告君。則於我等大不利。佐治點首曰。然。吾爲若曹守秘密。請續言之。夫人曰。非列士來此。約在一月前。其爲人恂恂有禮。服飾都麗。貌又至美。顧來時。僅以一人。而顏色復不霽。以是頗惹人注目。一夕。渠與亞佛來言。叩以其弟失踪事。我輩隔座聽之。乃知彼之來此。非爲消遣計。後亞佛來答以不知道。其次夕必不來矣。乃次夕復來。且漸與亞佛來諗。非列士精繪事。及後。以亞佛來之請。爲之繪門馬德晨色圖一幅。畫爲此店內之景。座客紛多。日光透窗而入。覺諸客面色焦

黃年事爲之增老。蓋極畫工之能事矣。佐治君亦知非列士爲一女畫家否耶。佐治曰：勿問我。我方叩夫人以事。非欲答夫人之問。請速續言之。夫人曰：又一夕。余見非列士與一少年共桌坐。喁喁細語。以余所見實爲彼破格延客之第一次。此少年名歐伯士。與余本相識。余見其談晤甚久。可二小時。逮膳罷。攜手出門登車而去。嗣後非列士遂不復來。歐伯士亦然。吾等所知盡於此矣。佐治曰：此事在何時。夫人曰：一星期前。佐治卽出紙幣一束。擲桌上。曰：爾輩誑我。豈我所甘然。我不欲失信。此一。千佛郎卽以酬爾等之誑。且以顯我探訪之誠。此後爾等苟以實情見告者。當酬萬佛郎。以非列士地址見告者。亦酬萬佛郎去矣。吾不暇與若曹。曉舌若曹自思之。可耳。

### 第九章 怪哉佛羅斯 怪哉亞佛來

佛羅斯自往格蘭旅館訪佐治。閣者辭以外出。佛羅斯曰：以何時回爾知之耶。閣者曰：未嘗言及。余僅知其膳前出門耳。佛羅斯狀甚不安。遲疑良久。乃向閣者索文具。

坐未外圓桌前舉首四顧見無人窺伺始疾書數行密封之語聞者曰此要件佐治回急予之聞者曰諾佛羅斯卽下其面紗疾行而出及抵大道之旁始稍緩其步心亦略安自語曰一萬佛郎若吾得此可以回家矣吾冒此險良值也噫天乎願吾不怯言次進一酒肆命酒壯膽甫舉杯見對座一男子手執新聞紙由紙端窺視佛羅斯佛羅斯微笑應之心則駭甚己而自忖曰吾何故竟畏彼乎彼亦一新客耳倘爲加士打夫黨人則吾必識之時男子起行近座旁遂相與酬飲移時二人同離酒肆而去

佐治自離門馬德後終日四出迄無端緒是日忽促由外歸得佛羅斯書大喜過望其書曰

余願以英國女都事告君君須允我勿以此事告諸人人衆喧雜之際余萬不敢啟齒卽此格蘭旅館亦不敢再來矣今請君於些路非拿酒店密室中候我我當於七時半至佛羅斯



佐治忽得此一線之希望。心大慰。然不禁自歎。旋以銀幣一酬。閣者雖異其狀。然僅疑佛羅斯爲其意中人。卽亦點首而退。是日佐治蚤赴些路非拿酒店。入一密室。謂侍者曰。若有少女來見我者。趣速之入。遂稍酌艾露酒。燃一捲煙。靜坐以待。至七時三刻。猶不見佛羅斯來。因再詢侍者。且爲之形容其狀。侍者頗露厭意。徐搖其首曰。無其人。佐治曰。彼名佛羅斯。汝可叩之。侍者曰。佛羅斯乎。是店上下司役。盡識之。若至此。余當延入。佐治心略慰。乃至八時一刻。飢火中燒。而佛羅斯仍不至。不得已。先命食。食訖。心緒紛亂。不知所措。九時自料。佛羅斯必爲他事所阻。枯待亦無益。因回旅館。夜半復乘車至門。馬德下車登樓。適與亞佛來值。佐治曰。請於膳室中爲吾覓一座亞佛來。搖首曰。先生恕吾不能應命。今夜各座均已。有客。佐治駭視。亞佛來曰。室中客座強半。未爲人據。何言有客也。吾昨夕亦在此。若君以吾一人據一桌。有礙君利。則吾一人可兼二人之膳。且可多飲美酒。以償君值。卽不能得大桌小桌。亦良佳。盡爲我覓之。佐治雖言之至懇。亞佛來終不少動。佐治曰。然則吾入樓下。

酒排間君亦將下逐客令耶亞佛來曰馬沙酒店去此僅數武爲行樂計美乃莫匹  
巴黎美婦人多以彼處爲消遣地嬌聲盈耳粉黛炫目脫君願往吾當命人爲嚮導  
佐治曰否吾必欲在此有難君矣膳室旣不吾許吾當入酒排間自覓空座言已下  
樓入酒排間命酒而飲其座傍爲一小賬桌一中年婦人據桌坐沉默不語惟偶窺  
佐治佐治亦微覺之旣而佐治舉杯忽聞輕銳穩緩之音徐徐自隔座來其言曰君  
能尤離此間則可謂知機受諫者矣佐治回視其人見中年婦方握管疾書目注計  
簿若不見佐治者佐治審其言惑甚因問曰夫人吾何故必離此耶吾於此無害於  
人所需之物給價一如他人何不能容我耶夫人以筆蘸墨曰君事吾不知特知亞  
佛來雅不願君留此言時仍不願佐治俯首作書如故佐治怒曰亞佛來其爲魔乎  
吾在此待客將有所規畫彼店主詎能干我事婦不答移時舉其首曰吾亦不願于  
君事特亞佛來已往呼警察其措辭或謂君中酒或謂君負酒資而不能償縱君善  
辯警察必不聽亞佛來老於世事君詎能敵使吾處君地必速去佐治意爲之動徐

徐起立命侍者取帳單。遂乃單上。忽及前帳。其數甚巨。佐治曰。此何意耶。吾豈貧酒。值若夢耳。侍者以滑利之詞調答之曰。前星期四先生借客來。謂酒值當於下次清算。詎忘之耶。吾可請司理人來與先生對質。言已竄去。佐治不顧裂帳單。爲二鞠躬。謂婦曰。吾甚感夫人忠告。今行矣。婦曰。能如是大佳。佐治出遇一店員於門次。卽以五法郎之銀幣一暗授之。問曰。君執業於是有女郎名佛羅斯者。君識之乎。店員曰。識之。曰。彼寓何所。曰。碧哥里路三十一號。一小時內。渠當自來。佐治曰。吾不能待。今當先造其居。店員曰。渠來時。先生欲託余傳意否。佐治曰。謝。君可無需。吾當自往。若不遇。當再來。遂僱一車。逕詣碧哥里路約五分時。至其地下車。登樓見室中一老婦。方靜坐觀書。佐治點首問曰。夫人佛羅斯在此否。婦曰。更上一層樓。右方第一室。卽彼之粧閣。顧此時未必在家。佐治謝老婦。如言登樓。門次甚暗。不見電鈴。或拉鈴。燃火柴燭之。亦無所見。乃彈指微叩。良久無應者。既而門微動。察之。知是虛掩。未閉。因推門入。經一狹道。見壁間衣帽懸掛成行。然甚黑暗。更擦一火柴。始見狹道彼端。復

有一門微推之應手而闢恰於此時火柴忽滅

第十章 殉萬佛郎而死

佐治豪於膽因非列士事益以生死置度外然方其入門時目無所覩耳無所聞室中黑賊不可略辨惟壁間掛鐘的悉作慘響心乃大駭急探衣袋索火柴而其匣已空益惶悚不敢入退下樓見老嫗靜坐讀書如故即舉手略揭其冠叩之曰夫人幸恕唐突適至樓上見佛羅斯室門乃虛掩我入無聞之者何耶嫗略掩其卷曰想外出矣每曰此時彼以外出爲常佐治曰然其門虛掩不類外出嫗曰吾當代彼下鑰此蕩女不嶺極矣佐治即自衣袋中出金貨一婦見之自灼灼不瞬且去其所讀書似欲出手而攫佐治曰若夫人能借我登樓則甚佳蓋我急欲知其確已外出與否也嫗允之受其金貨納袋中鏗然有聲佐治曰樓上殊黑蓋秉燭往嫗乃燃一燈且曰先生誠豪俠君子佛羅斯乃絕世女郎得與爲友煞是好事情其友至多今日傍晚亦有一友來不久即去既而抵室門嫗先入忽失聲而號所恃燈幾墜地佐治

亦駭不可名。強自鎮定。細覘室中。見桌布一破瓶。一傾棄於地。數尺外有一椅。亦傾翻。睡榻有一人仰臥不動。首外向。雙目閉而無光。佐治觀此慘景。悸不成聲。肌膚起粟。嫗則置燈於桌。悽然曰。噫。天乎。此少女竟死矣。

移時。佐治出召警察。至爲死者驗屍。且詢佐治及嫗所見。佐治俱告之。嫗則謂兇手爲尋常謀財致命之盜賊。警察頗然其言。緣其指環珍飾均搜括無遺。錢囊亦攜去。其事甚類。怯僂者。嫗又言。今日傍晚有一人入佛羅斯室。登樓時。余見其身材矮小。戴一黑氈帽。面貌則未之見。此人不久即出其可供偵緝之資者。僅此而已。警察岸然似不足重。略記其言於手冊中。即引去。佐治是時默念此案。若久懸不破。或因初次入室之嫌。羅織及已。果爾。事太不妙。然亦無奈。因以寓址告老嫗。且畀以葬費。以示坦白。部署既竟。即回旅館。甫入室。見一人方靜坐。佐治訝曰。斯賓塞君在此。俟我耶。斯賓塞微點其首曰。事如何有效。耶佐治曰。否。曰。吾有一言急須告君。願此非好消息。且爲吾箇人事。因請速言之。曰。吾居此已二十二年。有半身任訪員。交游至

廣。同。事。中。消。息。之。確。捷。迨。莫。我。過。今。日。余。竟。辭。職。矣。佐。治。詫。曰。吾。誠。不。解。君。意。君。以。何。事。開。罪。於。主。筆。耶。斯。賓。塞。曰。余。亦。不。自。解。余。居。巴。黎。以。探。訪。政。界。或。社。會。新。聞。爲。事。故。恆。與。當。軸。往。還。今。日。余。走。謁。警。務。部。長。閣。者。不。納。且。囑。余。嗣。後。不。得。復。來。又。歷。叩。重。要。政。務。機。關。五。六。處。莫。不。皆。然。余。駭。甚。乃。詣。總。統。府。陰。念。得。見。總。統。見。拒。原。因。必。當。大。白。總。統。府。例。凡。著。名。漸。聞。訪。員。列。名。客。室。中。有。要。事。總。統。隨。時。接。見。余。亦。爲。列。名。人。之。一。至。則。名。已。除。去。更。叩。各。政。界。要。人。亦。咸。以。閉。門。羹。相。餉。噫。佐。治。君。巴。黎。之。大。莫。我。容。矣。欲。不。辭。職。不。可。得。也。佐。治。戚。然。曰。然。則。果。何。故。耶。斯。賓。塞。曰。茲。吾。已。得。梗。概。蓋。卽。因。吾。嘗。使。人。至。門。馬。德。爲。君。訪。查。非。列。士。姊。弟。事。耳。佐。治。曰。君。言。戲。我。耶。斯。賓。塞。曰。此。時。此。境。尙。暇。爲。戲。耶。佐。治。以。雙。手。抵。額。移。時。曰。噫。天。乎。容。吾。細。思。之。吾。心。之。歉。乃。非。言。語。可。表。君。能。以。此。事。顧。未。見。告。否。耶。斯。賓。塞。曰。余。亦。不。甚。了。了。縱。有。所。得。言。之。亦。無。濟。於。事。且。吾。執。業。已。久。體。至。勞。憊。本。欲。得。一。年。或。數。月。之。餘。暇。以。資。休。養。合。繼。吾。職。者。閱。歷。資。格。不。遜。於。余。余。心。殊。慰。君。可。弗。歎。今。吾。來。告。君。以。此。事。

乃於君微有神益。佐治點首曰：請續言。俟君語畢，吾亦有事告君。斯賓塞曰：吾今多暇，倘君需我當竭誠以助。佐治曰：吾甚樂得君臂助。捨君之外，無能助我者。斯賓塞曰：善。吾必助君。君今夕何往，可告我乎？佐治遂以佛羅斯事細告之。斯賓塞曰：此事甚奇，然亦不足奇。彼輩此舉，早在吾意料中。彼黨中偵探四佈，機關靈敏。佛羅斯以黨中人而欲破其秘密，念甫萌而身立死。君懸萬佛郎之賞格，佛羅斯卽殉。此萬佛郎而死，佐治駭曰：斯賓塞此何故？耶斯賓塞曰：吾嘗言君以一人而與絕大團體敵，豈忘之耶？數日後，若吾所得較詳，當盡舉以告。此時可置勿復論，寧靜處之可矣。佐治曰：然則君不能與吾協同幹事耶？斯賓塞曰：然。君舉動顯露，故不能得毫釐之消息。今請暫別，後會匪遙也。

## 第十一章 彼黨之忠告

佐治與一法人鞠躬爲禮時，自語曰：此最無關係之地耳。又揚聲曰：男爵，吾甚喜見君。時佐治在列士花園，是日以老友哈德利之請故來是間。既相見，哈德利爲之介

見其夫人及男爵魯意斯。佐治略與酬酢。有間。挽哈德利至僻處。問曰。君識男爵幾何時矣。曰。約在二年前。彼貴族也。佐治遂不復窮問。至出園時。問魯意斯曰。男爵何往。曰。往英國俱樂部。君同道耶。佐治曰。去亦可。但吾有一言當叩。君魯意斯曰。幸勿叩君之所叩。實等於無。佐治曰。不然。吾先問君。君享貴族之名。且爲社會歡迎。何竟與刺客盜賊爲伍。而醉生夢死於門馬德地獄中。耶魯意斯笑曰。友乎。吾往彼行樂耳。佐治曰。佛羅斯已死。君知之耶。魯意斯曰。此誠怪事。余亦不能測其故。報紙所傳殊不可信。佐治曰。姑舍是。請再言門馬德事。前日君等所言。非列士姊弟踪跡。殆盡爲謬說。魯意斯吁氣曰。友乎。舉吾所知。已盡告君。虛言誑君於我。何益。且吾爲法蘭西貴族。斷無不知自愛。而作謬言者。佐治憤其狡。擬復加以研詰。繼以詰亦無謂。且緊守斯賓塞。不可妄動之言。遂默不復語。未幾。至俱樂部。魯意斯曰。君善紙牌乎。佐治曰。亦或爲之。魯意斯曰。吾當往覓賭伴。君可與吾友北忌勒縱談。因介紹北忌勒而去。北忌勒貌枯瘦。狀若甚病。與佐治握手後。對坐安樂椅中。默然良久。乃問曰。君



能操法語乎。佐治曰：能。曰：吾誠告君，請勿在此。博佐治曰：何以故。北忌勒曰：君宜聽吾言。吾則不能言其故。倘以吾言告人，則置吾於險地矣。佐治曰：吾甚感君警告。此英國俱樂部乃……北忌勒曰：此俱樂部本無足異，惟巴黎之大君處境詭異，敵君者衆，欲與君以不利事，甚易。君何竟不離巴黎。耶佐治曰：吾自問未嘗作奸犯科，巴黎何不能容我。是時北忌勒之於佐治，幾如老嫗勸孩提其言曰：吾冒險勸君，君乃以強項爲快實，非余願。若此二十四時內不去禍且不測。佐治曰：君既知其詳，必能知吾以生命相博者爲何事。若能以此事告我，感且不朽。北忌勒以其漆黑之雙眸凝視佐治曰：吾可告君者已盡。又回首曰：魯意斯人已覓得耶。時魯意斯適從外來，欣然曰：吾輩已有三人。吾以電話招亞可安，謂五分鐘後當來。適得四人矣。佐治起立曰：吾尙有事。六時前當回旅館措置之。若在此博，恐有他誤。幸恕之。魯意斯默然回視北忌勒，北鎮靜如故。魯意斯乃答曰：聽君尊便耳。事畢或可再來乎。佐治曰：吾好直言，恐彼時不能踐約。但有一事須叩君。君則必不肯告我。魯意斯鞠躬曰：吾甚

欲置君心於奇境之外。吾實無可告君之事也。遂各道晚安而別。

### 第十一章 多數之皇帝乃因君而陷於不利

此三日中。佐治未與斯賓塞觀面。於非列士姊弟消息。亦絕無所聞。乃益望絕。至第四日。旅館理事。忽邀入一秘密寫字室。謂之曰。佐治先生。恕吾見問。佐治曰。何事。耶。恣言之。理事曰。君亦自知在警察看守之下乎。佐治曰。然。吾於此數時中。已知之矣。然吾未犯法。警察何足畏。理事曰。君尙未盡悉。願未君有一事。已受法律上之裁制。故敵館執事。雖深知君爲君子。人亦不得不請君離此。佐治曰。冤哉。吾來巴黎探訪。失踪之非列士姊弟。外未嘗別有所營。彼警察非特不我助。且似有意埋沒二人之踪跡。今復以我爲犯法。無故看守之事。誠不可思議。今貴館不肯容我。亦無不可。吾當賃屋居之。言已。離旅館向列士街行。至溫多勿街之轉角處。見一自動車迎面而來。既近。車中一枯瘦少年。坐前列。探首外望。遙呼曰。佐治君。何往。佐治曰。北忌勒。君耶。吾往列士街。北忌勒曰。盍登車與吾小語。五分鐘。佐治曰。可。遂登車。北忌勒曰。君

往列士街。何事耶。佐治曰。旅館理事。言吾已在警察看守之下。故旅館不能容我。吾往列士街。蓋爲賃屋計耳。北忌勒曰。君未必能於列士街賃屋。警察之意。實欲逐君於巴黎之外。倘吾處君地。必不肯淹滯於此。蓋火車必較法國監獄或驗屍場之濕板。橈爲安適也。佐治曰。誰主此事。豈警察奉有皇帝之詔。令必欲致吾於死耶。北忌勒曰。皇帝乎。多數之皇帝。咸因君而陷於不利。故欲以不利報君。佐治曰。怪哉。吾究犯何罪耶。北忌勒曰。吾不知君不諳世故。所問余悉不能置答。今吾言已盡。今夕九時。例有一汽車赴英倫。君可附之。以去。佐治曰。吾甚感君之忠告。然能從君與否。則不克自決。北忌勒吁氣曰。英人強項。如是去去。勿留吾車中。天下豈有不受忠告之。倘父耶。佐治不復置辯。下車蹀躞道旁。自思賃屋可勿急急。不如暫回旅館。既至。見斯賓塞已候於室中。面色灰白。神志沮喪。佐治曰。君來。大佳。斯賓塞曰。吾來亦無事。惟今夕有汽車赴英。君可迅檢行李。附車過。回若至明日。君必入獄。佐治曰。吾犯何罪。斯賓塞曰。佛羅斯之慘殺。彼黨已聯絡證人。欲陷君於罪網。佐治遲疑良久。慘然。

曰斯賓塞君亦懼否曰吾最懼君不聽用吾言君若強項到底非失自由卽失生命  
佐治點首曰善謹如君言

### 第十三章 此彼之聲也

佐治曰晏德流吾在巴黎之所遇已盡告君矣爾時吾如身歷戰場及所謀絕望則  
與敗北者無異時二人對坐於一室之窗前壁間懸來福槍及刀劍戰利品之屬整  
然成行運動器械及文具卷籍亦錯縱雜見其爲軍械室或讀書室則不可辨顧絕  
無婦女之裝飾品蓋佐治尙未娶無姊妹以有戰功得從男爵性又好讀故舉室中  
所有已可代表其身世也

是日爲佐治回英倫之第一日二人默對移時晏德流曰君縱敗北實忠於此事佐  
治曰吾誠不願人以虛僞之名加諸我吾以君故乃有巴黎之行特事有不然者晏  
德流狀若甚厭強笑曰噫吾知之矣君之惑念豈猶未去懷耶佐治直答曰然吾之  
心境可謂奇矣實告君吾已鍾情於彼美君試觀吾室非少一女主人耶以吾之地

自不得。不有此念。特吾於他人。縱美若安琪兒。未嘗用情。晏德流曰。君戒苛求。非列士。恐亦未必能如君。願佐治曰。否。若於其人。稍可爲力。吾今夜寧再往巴黎。雖犧牲生命。亦所不惜。晏德流曰。君能如是。使吾手植之名花。得有快培。亦復何恨。且余與君友也。何敢妬君。特君與彼。未嘗覲面。而竟愛之。至是無乃太妄。佐治聳肩不言。移時。佐治曰。吾叩君。非列士果善繪事否。耶。晏德流曰。吾知彼出學校後。手未嘗一觸畫具。佐治曰。然則彼輩所言。直魔鬼之囈語耳。特彼何故往門馬德事。亦可疑。晏德流曰。上帝而外。其誰知顧。非列士爲清白高潔之處。女履彼惡地。必不獲。已。佐治曰。君能允吾。再觀其像片乎。晏德流曰。可。卽自衣袋出像片。予之時。已入夜。室中燈光。熒熒。佐治得像片。自窗前趨燈下。緊握而細觀之。徐謂曰。君言不謬。彼以清白高潔之軀。履彼惡地。必不獲。已。君言誠不謬。移時。又囁囁言曰。晏德流君。允我放言乎。吾意君病目。不能觀此像片。不如假我若干時。晏德流曰。是不能吾。雖不能看置之袋中心。甚慰樂。吾一日去此黑眼鏡。先覲爲快者。卽此像片矣。佐治曰。是亦不可強。

君。今。且。談。正。事。君。知。彼。姊。弟。之。銀。行。存。款。臨。行。時。支。去。否。耶。晏。德。流。曰。吾。確。知。其。數。且。嘗。赴。銀。行。調。查。實。未。支。分。文。佐。治。曰。彼。等。既。無。黃。白。物。纏。身。揆。以。懷。璧。焚。身。之。例。非。爲。怯。僿。者。謀。害。可。知。吾。甚。感。上。帝。又。曰。晏。德。流。吾。年。來。嘗。一。日。離。家。今。以。此。事。往。巴。黎。此。心。遂。如。深。陷。於。魔。境。中。昨。夜。吾。不。成。寐。起。步。院。中。髣。髴。見。非。列。士。之。倩。影。姍。姍。自。樹。叢。而。出。吾。本。非。好。作。幻。想。者。君。試。觀。吾。手。晨。夕。奔。走。炎。陽。焙。炙。已。作。棕。色。又。以。不。分。晝。夜。不。能。安。睡。腦。中。之。幻。象。遂。無。時。不。呼。之。欲。出。矣。佐。治。曰。吾。亦。然。抑。且。更。甚。每。值。夜。闌。輒。起。幻。想。其。狀。乃。爲。地。獄。火。燄。四。繞。吾。身。脫。彼。遭。不。測。吾。縱。病。目。至。瞽。亦。且。窮。走。長。途。覓。兇。手。而。手。刃。之。以。洩。吾。憤。言。時。聲。顛。而。急。忿。怒。之。色。殆。一。發。而。不。可。遏。佐。治。知。其。天。性。渾。厚。非。得。已。不。怒。怒。則。出。於。衷。而。難。制。急。慰。之。曰。勿。爾。勿。爾。吾。所。受。痛。苦。猶。不。及。君。之。萬。一。君。當。靜。俟。隻。身。他。往。殊。不。利。吾。友。斯。賓。塞。既。允。助。吾。必。不。負。諾。晏。德。流。搖。首。不。語。忽。聞。車。聲。鱗。鱗。自。屋。後。過。佐。治。之。屋。建。築。極。古。屋。後。爲。一。馬。路。往。來。車。馬。室。中。聽。之。了。了。附。近。有。一。郎。頓。莊。其。主。郎。頓。勳。爵。與。佐。治。善。暇。輒。

過從。是時。佐治啟室後之窗。下瞰馬路。自語曰。車何多。最後之一車。其往耶頓莊耶。噫。否。第一車中端坐者。實爲耶頓。餘則耶頓之客耳。忽又曰。彼輩止車於吾門。何耶。豈耶頓知我已歸耶。此時夜已深。僕輩睡矣。吾當自往啟門。時門外人聲馬蹄聲。臧獲叩門聲。嘈雜不可辨。佐治方欲離室。忽佐治以其鐵硬之手緊握其臂。震齒而言曰。此……此彼之聲也。豈吾夢耶。脫余不夢。余可確斷爲彼之聲。

#### 第十四章 女子之聲乃如獄犯之指印

佐治出車門已開。一高偉之男子下車。握其手曰。佐治君。久違矣。何消瘦乃爾。佐治曰。耶頓君。盍偕君友入吾室。吾當語其詳。耶頓搖首曰。否。吾等尙枵腹。須速回晚膳。明日君能偕吾等圍獵否。佐治曰。吾甚樂從。耶頓卽回身向車內曰。如是則妥定矣。請代爲介紹吾友。遂置一手於佐治之肩。佐治耳中猶似聞晏德流之呼聲。乃勉強行近車前。耶頓目視車內。語諸人曰。此吾友佐治君。明日將與吾等偕獵。又指車中人語佐治曰。此非露丁君及其愛女西比爾姑娘。又指二人曰。此英加利夫人及德。

國男爵羅特君。英加利夫人。出其手笑曰。佐治君。乃吾故友。去秋吾等同在柯爾克。咸忘之否。佐治曰。然。吾見夫人心滋快。遂與夫人款接數語。而其全副精神。則注意車中。身長而籠灰白面紗之西比爾。顧西比爾與佐治答禮時。狀甚平淡。且目不顧佐治。唯與其駢坐之白首翁。喁喁作耳語。既而車門闔。馬蹄微動。佐治曰。明日當觀面。今姑不阻君等。遂各道晚安。耶頓曰。君勿忘明日十時往吾處。言時車已行。佐治進室。晏德流懇切問曰。君見彼乎。言時遍身顫動。額上之汗顆顆如珠。佐治曰。吾見一少女坐車中。特不能辨其貌。蓋其面密罩網紗。又不向我。耶頓言渠爲西比爾姑娘。又一同座之老者。則爲其父。晏德流聞此。連呼西比爾數四。繼曰。其名不足注意。但其貌及其髮色。何如乎。佐治曰。吾已言其面密罩網紗。君何復問其貌。若其髮。吾所見者。似爲深紅棕色。君究問其人。豈以非列士易其名。姓偕一假父而客於耶頓家耶。晏德流不語。移時略推眼鏡。以手掩目曰。佐治君言良然。吾亦自以此想爲愚甚。但其聲則頗肖佐治。曰。天下婦女笑聲多相類似。晏德流曰。君誤矣。婦女之



聲。殆。如。獄。犯。之。指。印。各。各。不。同。酷。肖。非。列。士。之。聲。者。無。過。此。人。矣。豈。吾。病。目。而。耳。膜。復。病。耶。佐。法。君。能。容。我。勾。留。數。日。乎。吾。必。再。聆。此。人。之。聲。始。願。去。也。佐。法。不。禁。失。笑。曰。友。乎。吾。甚。願。君。之。耳。鼓。無。誤。且。甚。樂。與。君。同。處。言。次。一。僕。托。銀。盤。以。一。電。報。入。佐。治。啟。而。閱。之。大。駭。咬。其。牙。良。久。不。語。既。而。見。僕。方。立。候。於。旁。乃。曰。摩。利。吾。無。覆。電。矣。此。時。已。深。夜。送。電。者。良。苦。可。予。以。晚。膳。且。給。一。先。令。倘。彼。由。鐵。柵。出。則。囑。彼。閉。之。否。則。柵。中。免。鹿。且。逸。去。僕。唯。唯。出。佐。治。復。注。視。電。報。晏。德。流。急。問。曰。何。事。乎。佐。治。曰。此。電。乃。斯。賓。塞。發。來。晏。德。流。曰。自。巴。黎。發。來。乎。曰。然。曰。彼。曾。發。見。何。事。耶。佐。治。曰。電。報。所。言。適。與。君。所。問。相。反。蓋。彼。非。報。告。消。息。於。我。乃。反。向。我。索。取。消。息。囑。吾。以。耶。頓。家。賓。客。之。姓。名。電。告。之。晏。德。流。握。拳。擊。桌。曰。吾。固。知。彼。笑。聲。確。爲。非。列。士。也。佐。治。注。視。晏。德。流。似。仍。不。信。其。言。曰。晏。德。流。請。勿。自。誤。彼。少。女。及。其。父。耶。頓。謂。爲。非。露。丁。氏。客。於。其。家。在。理。必。爲。耶。頓。之。舊。識。且。君。嘗。言。非。列。士。已。無。父。母。今。日。何。遽。得。父。耶。晏。德。流。曰。此。亦。尋。常。事。吾。等。不。必。喧。辯。君。於。此。電。於。意。云。何。佐。治。曰。斯。賓。塞。爲。新。聞。訪。員。

恆與友人交換消息。今以電詢我。亦無足異。君請勿作妄想可也。晏德流曰。君言頗近理。特吾甚願弗聞彼女之笑聲也。

### 第十五章 吾今竟成傀儡矣

佐治倚其槍於門。耶頓則在數碼外。與其僕瑣談。時其僕以午膳至。獵友尙散布壘畝間。既而耶頓返身問佐治曰。飯前君需飲乎。佐治曰。否。僅需煙。耶頓出菸盒。予以煙。僕爲之擦火柴。佐治且吸且語曰。君友西比爾姑娘。何許人耶。耶頓曰。乃由紐約來。與吾弟甚契厚。吾弟曾函我。囑優待之。此少女美豔絕倫。膳時君當見之。佐治曰。彼擬居此幾何時。耶頓曰。此誠令人敗興。吾嘗固留而不見許。謂有他事。星期一卽去。言至此。遙指曰。彼等至矣。吾當爲君介紹。時耶頓夫人乘輕車。揚鞭馳至。其旁坐之少女。髮爲棕色。挽作堆雲髻。面蒙深密黑紗。儼然美國少女之旅行裝。車停。耶頓夫人謂其夫曰。可扶我下車。又謂佐治曰。請君扶西比爾姑娘。君與姑娘前此亦嘗覲面否耶。佐治鞠躬爲禮。出其手扶。且語曰。昨夕以耶頓君之介紹。曾見之於車中。

然時已夜深。天色黑暗。實未克瞻其顏色。又曰。西比爾姑娘。英國氣候。悶塞不舒。姑娘能慣受之耶。西比爾揭其面紗。注視佐治。若有所答。佐治斗見其貌。駭甚。蓋此娉婷倩影。固赫然。晏德流衣袋中之照。中人也。唯年事較長。且目眶下有淡黑影。外此殆無不酷肖。方詫愕間。西比爾徐答曰。今日天氣良佳。儂樂甚。卽不然。亦慣受之。蓋儂僑居歐洲已久。爲時殆與美洲相若也。佐治細辨其音。高下輕重。一如英人。唯轉折略緩。不似英國少婦之粥粥。有間。問之曰。姑娘尊甫亦赴獵否。西比爾曰。未。余父不好獵。且不喜出門。最喜者。乃公餘之暇。入大酒樓。與能操英語者。頃談。佐治笑曰。然則非露丁先生於此。殆非所樂矣。西比爾曰。否。電話亦彼所樂。每晨必鳴電話之鈴。與村中父老談瑣事。至足娛也。

諸客散獵。設午膳於一田庄中。稻香撲鼻。野景怡人。西比爾善酬應。座客皆歡。羅特男爵尤樂甚。竭力逢迎。無或稍懈。然西比爾所注意者。實爲佐治。膳後。佐治偕西比爾出庄。搖指曰。彼村舍。卽吾之所居。西比爾曰。彼矗立山麓之下。美若圖畫者。是耶。

佐治曰。然是無甚佳處。始一農人之小屋耳。特吾居之亦頗引以爲慰。西比爾曰。此屋美甚。君僅以一人居之。耶抑尙有兄弟姊妹耶。佐治微喟曰。吾命不辰。多非所有。且鰥居至寂寞。今則有一友與吾素相得。亦下榻舍間。不久當自去。此人蓋由的風砂亞來者。西比爾色略變。率爾問曰。由的風砂亞來耶。彼處之人。余或有識者。君友何名乎。佐治曰。其名爲晏德流。姑娘識之耶。西比爾色益變。體微顫且出訝聲。佐治觀其貌。緊問之曰。姑娘亦識晏德流其人耶。西比爾搖首曰。余識其名。特非其人。余有一友亦名晏德流。乃美洲產生。平未至歐洲。余料君友必非余友。特初聞其名。似有可異。故不禁狂駭耳。西比爾貌漸平。且矯作笑容。佐治則疑詫如故。然又不能窮詰。有間。西比爾問曰。君友晏德流爲人如何。幸君語我。又曰。君與晏德流殆有關係耶。佐治曰。然誠有關係。其爲人得暇當詳告。然爲姑娘計。苟識晏德流。當非無益。姑娘將何以教我耶。西比爾曰。姑不言。此君當速往擊野鹿。獨不聞彼等之槍聲。已不絕於原野間也。佐治曰。吾當去。特吾心已不居。體發槍恐不能命中。致貽笑於姑娘。

耳。西比爾不答。佐治遂與之別。攜槍自去。自語曰：吾今竟成傀儡矣。

## 第十六章 余有一物姑娘試觀之

獵罷晚膳。佐治西比爾及諸客均在座。且招晏德流來。西比爾作濃粧。時向佐治微笑。佐治則心神恍惚。喃喃若有所言。西比爾謂之曰：顧君此時心境甚樂。余聞君友已來。誰爲君友。能見告否。耶時。晏德流坐於佐治之側。面赤及耳。呼吸促迫。口期欲言而又矚不敢聲。體則顫動不絕。如受電力。佐治覩其狀不願惟應。西比爾曰：姑娘亦願吾介見吾友耶。西比爾曰：然。佐治卽互爲介紹。曰：此美國西比爾姑娘。此老友。晏德流君。西比爾遂起與晏德流握手。怡然曰：晏德流君方佐治君初以君名見告時。余殊駭。蓋余有一友識之於坡爾。添摩市亦與君同名。今余滋不快。以故交均不在歐洲也。晏德流力壓其怪託之聲曰：吾足未嘗履美土。西比爾笑曰：君勿慮。余未嘗誤認君與美洲之晏德流殊不類。君長而彼短。其差至少亦一尺。君可勿慮。余之妄認也。又謂佐治曰：膳後與君作瑣談可乎。佐治曰：可。姑娘有所欲當無不如命。

膳後佐治偕西比爾至一室。其父非露丁亦在室中談次。非露丁忽俯首問曰。西比爾。吾等在巴黎時所寓之旅館。吾竟忘其名矣。爾猶憶之耶。西比爾漫應曰。在亞下利士佐治問曰。姑娘最近亦在巴黎耶。西比爾曰。然曾在彼處小住數日。佐治曰。吾亦新自巴黎回。西比爾曰。余甚惡巴黎言之令人戰慄。請談他事可乎。佐治方欲有言。忽聞晏德流之聲似在次室與人閒談。其言曰。吾本擬昨日即去。特以此來甚有關係。且主人留我。盛意難卻。即亦安之。西比爾聞此。謂佐治曰。於彼甚有關係乎。此何地。乃於警者有關係。佐治低聲曰。彼非警。特病目耳。西比爾亦低聲曰。然則在此有何關係。耶。佐治曰。苟姑娘耐聞。吾當盡舉以告。西比爾曰。善。佐治遂以非列士姊妹失蹤事俱告之。述竟。西比爾曰。君言頗耐聽。酷類小說家言。特其二人中君曾寬得其一否。耶。佐治曰。否。虛擲光陰。且履危境。晏德流誠可愍。余亦窘甚矣。西比爾曰。君何故以此事告我。佐治曰。欲述其來此之關係。必先以此事告姑娘。昨夕晏德流聞姑娘之聲。其狀如狂。謂姑娘之聲。乃與非列士酷肖。及吾與姑娘覲面。則亦大駭。

余有一物。姑娘試觀之言。時自袋中出一像片。界西比爾曰。此爲非列士其貌。詎不酷類姑娘也。西比爾色不少變。淡然曰。良然。此像片果與余數年前所攝者相似。君納他家少女之像片於懷中。亦輕薄甚矣。雖然。君之疑竇。會當有以破之。

### 第十七章 突如其來之斯賓塞

是晚。晏德流先歸。佐治歸時。見晏德流方蹀躞室中。手一煙捲。爲狀殊不寧靜。因問曰。君病。目胡不早睡。晏德流曰。將睡矣。彼西比爾姑娘。何竟使余之靈魂受一猛擊。耶。佐治笑曰。君竟狂矣。言時。瞥見桌間有電報一封。訝曰。此電何時來。耶。因展視之。晏德流急問曰。何事乎。電報耶。佐治不應。晏德流又問曰。何事乎。豈斯賓塞來電耶。佐治曰。否。此電由赫士來。乃爲吾管田產者所發。謂近有獵者蹂躪吾田。將何以處之。晏德流不俟其言。已卽起而奪其手中之電。且扼其喉曰。佐治。毋謊。此必巴黎來電。佐治饒有力。然深知晏德流神經過銳。舉動非出於衷。卽亦忍其唐突。直立不動。但覺其燥熱之氣。吁吁自口出。面色至白。如蓋重霜。移時。晏德流力盡。釋手。退立憤。

憤曰。佐治爾何愚。我佐治曰。請勿躁。實告君。此電誠由巴黎來。謂斯賓塞將來。此晏德流曰。來此何爲其事。失敗耶。抑欲置之不問耶。佐治曰。來電未言及此。僅謂今日可至耳。晏德流冷笑曰。然則君之意。中人西比爾何如乎。君意斯賓塞欲來此。又何意乎。佐治曰。非列士是非列士。西比爾是西比爾。非列士屬君。西比爾屬我。詎能相強。然西比爾既不自承爲非列士。吾亦不能強之爲非列士也。晏德流曰。斯賓塞又如何乎。佐治曰。吾非先知。豈能預識其來意。言未已。忽聞自行車之機輪聲止於門外。隨聞鐵柵啟閉聲。一修長之男子御旅行衣。張其襟手一小包。自外而入。見佐治在窗前卽笑問曰。君已得吾電耶。佐治曰。然甫得之耳。又指晏德流曰。此吾友晏德流。君請就坐。俾作細談。斯賓塞坐且語曰。吾突如其來。有驚君否。佐治曰。否。吾甚望君來。斯賓塞曰。噫。吾來此乃有事。叩君非有消息告君。渴望如是厚負君矣。晏德流曰。然吾有一問。望君見答。斯賓塞曰。今夜吾懣甚。不能答君。然縱至明晨亦絕少告君之言。願君諒我。又回首謂佐治曰。晏德流君亦與聞此事耶。佐治曰。君何健忘。吾



在巴黎固嘗以晏德流君及非列士姊弟之關係告君矣斯賓塞點首曰然幾忘之矣既如是吾甚喜見彼明晨且將叩以事晏德流曰吾有一言君必答我斯賓塞曰何言耶晏德流曰君始而致電佐治問耶頓府賓客之名繼又躬自來此是何意耶斯賓塞曰吾覺巴黎不能著手或恐非列士姊弟在此耳晏德流以手扶桌摸索至斯賓塞前悻悻曰斯賓塞君吾雙目幾瞽不能見君貌君奈何不實告我耶斯賓塞曰吾甚歉特何以不能答君亦不能自明要之君宜少安吾來此實未得有若何之端緒卽偶有所知亦尙在秘密期中不願舉以告人晏治憤甚揮拳擊几痛罵曰吾不識秘密之謂何君等欺我過甚豈欲佔非列士爲己有而奇貨視之耶斯賓塞離座起撫其肩曰可憐之病友神經何易受奮激至是實告君非列士姊弟之失蹤非尋常拐掠案可此吾等多方翼護遂不惜并身體精神金錢職業四者而盡犧牲之起而與絕大之團體敵脫君以操切爲快恐巴黎驗屍場將有彼姊弟之新鬼厠乎其間卽吾輩亦難以倖免吾今所言可質之上帝而無愧使君而肯聽忠告莫如善

自休養異日日疾全愈彼羨花閉月之非列士亦得安返英倫與君相見矣利害如此惟君善決之晏德流聞此果轉怒爲喜謂二人曰吾甚感君等今暫別君等可作長談佐治勿勞導我我能自去言已倚牆摸索出門向寢室而去

晏德流既去佐治如釋重負怡然謂斯賓塞曰坐今可暢談矣斯賓塞曰君友抑何易於激動至是耶佐治曰此誠難怪彼病甚心復焦急吾輩當恕其無狀斯賓塞曰然吾殊不介意佐治曰特彼憨態可掬吾甚慮其唐突於西比爾姑娘之前也斯賓塞曰西比爾姑娘及其父非露丁君君能爲余曲繪其狀否佐治遂舉所見告之且曰西比爾之貌果與非列士之像片類而晏德流一聞其聲亦輒暴躁欲狂謂天下之大聲音必無酷肖至是者余能辨其貌而不能辨其聲晏德流能辨其聲而不能辨其狀此重疑案君能爲我決之乎斯賓塞不語良久始徐言曰彼父女言自紐約來以余所聞紐約之非露丁已於前星期六日自哈華爾回美國其女西比爾則已偕其友北行而遨遊於露西亞矣佐治躍起曰然則此間之二人其鬼魅耶斯賓塞

聳肩答曰：吾自巴黎來，正爲此耳。

### 第十八章 儂卽非列士其人矣君欲何爲

次晨十時，耶頓使人送一信來，佐治啟閱之，其書曰：

佐治足下，吾等原約今日續獵，乃非露下，君及其女公子忽爾興辭，謂有自行事，自羅威除來接其父女同往，君於西比爾一見如故，情意至洽，盍速來與彼一晤，耶頓謹上。

佐治閱竟，心又大疑。早膳後，略與晏德流斯賓寒酬酢，忽忽出門，趨赴耶頓之家。是日天氣大更，秋象已隱，北風四起，天未佈重雲，未割之稻隨風起伏，一如麥浪凋零。之木葉蕭蕭，自枝頭下脫，翻飛空中，與雨點相擊，作細響，雨隨風至，如亂箭集人。佐治冒此暴風疾雨，甫及半途，忽見一女，耶娜，迎面來，衣袂受風，作蝴蝶舞。見佐治，卽跨立不動。佐治審其人，疾趨而前，女耶則兀立如故，顏色不變，靜如欲化之仙，惟以身受烈風，兩頰慘白，目眶之下，微有淚紋。佐治至其旁，欲作酬應語，而轉以邂逅。

啟期期不能出口。女則以驚悸之聲詰佐治曰：君來此將欲何爲？佐治曰：來伴姑娘。耳姑娘詎不知吾意耶？西比爾強笑曰：余今日正不欲他人作伴，故隻身獨出。君意可感，然能不爲余伴則尤感。佐治曰：吾今發見一事，姑娘當必知之。西比爾曰：有事發見耶？佐治曰：脫姑娘允爲吾友，苟有所善當與姑娘分任之。西比爾曰：君必不能且不知我事，請任我行。佐治曰：吾所洞悉者必過於姑娘之意，料西比爾曰：君何意乎？佐治曰：彼偵尋非列士姊弟之人，昨夜已自巴黎來。西比爾曰：來則來耳，何與我事？佐治曰：吾恐姑娘樂聞彼之消息耳。西比爾曰：果爾可續言之。佐治曰：怨吾無狀，彼言紐約之非露丁君已於星朝六離哈華爾而西比爾急曰：止其聲，極痛兩頰亦頰紅。又曰：君何故以此事告我？佐治曰：姑娘當自知之。西比爾曰：君以我爲假冒他人耶？佐治曰：否，特晏德流則甚疑耳。西比爾曰：我卽非列士其人矣。君欲何爲？晏德流又欲何爲？佐治聞是言，直如冷水渥背，覺天地旋轉，樹木動搖，明知西比爾已自供其爲假冒之人，而又囁嚅不知所對。非列士則反詰之曰：君目光灼灼，意欲

尙爲余與君無關係且向不相識何得預我事佐治曰凡有關係於姑娘者卽有關係於我勿問姑娘自認爲何人於我必有極切之關係吾於姑娘必有所苦苟能明白告我當以護花鈴自任生死以之有如天日西比爾面色漸復駭狀漸退徐言曰君誠善士亦能更善一步耶佐治曰請示我以意當卽如命西比爾曰請君速去且胸中須忘我爲何人至二十四小時後再出則感恩不盡矣佐治曰慙難如命但我終當以幸福畀姑娘幸姑娘勿唾棄之西比爾曰余深願受君所畀之幸福特恐如我所言外無復幸福之可言或且適以害我況我有自由雅不願受人之干涉佐治稍前欲握其手西比爾急撒手曰君勿癡苟愛我者請寄語斯賓塞君勿再以探我蹤跡爲能事否則速我於死耳去矣行再相見言已向來路疾馳而去佐治兀立道旁目送西比爾直至影兒不見猶太息良久幸無人見此情形苟以攝影快鏡留其片影則其情猶如在目前也

## 第十九章 郎頓府中之怪劇

是日。耶頓意興甚豪。與賓客乘車馳逐爲樂。府中男女僕各盡其職。既訖。則團聚僕室中。低聲談笑。以是客堂膳室各處靜寂不譁。蓋以主客皆外出。故僕輩得自享其閒福也。獨有一室。是時乃忽生怪劇。室在樓下。裝飾精美。耶頓好賓客。多治精舍。以爲客之居。停地此室。蓋卽精舍之一。一時前有二僕入室。修除不見異兆。至是而室中之現象忽大變。

室中什物凌亂。一人橫臥於地面下。向頭際之血。緩緩下滴。染地。氈作赤色。唯喉間尙可呼吸。似未致命。室中第二人則爲非露。丁方用強力開一黑色之盒。盒中容紙件。以用力過猛。致四散於地。時非露。丁亦大改常態。面無人色。且遍體顫動。頻以手自撫其肩胛。室中尙有火藥氣。仆者之旁。則有手槍一。非露。丁當此忽促之際。收拾地上紙片。仍能從容不迫。乃廊外忽有步履聲。自遠而近。繼復有叩門聲。非露。丁聞之。兩股顫震。不已。注視門際。移時自忖曰。來者誰耶。先是非露。丁以將有所爲。預令僕輩不得入室。滋擾。今忽聞叩門聲。乃大窘。幸事已告成。轉自慰曰。或吾同謀者。知

吾事成以自行車來逆我耳。躡足至門。次鎮靜問曰：來者爲誰？答曰：我也。請容我入。非露丁聞聲如釋重負。顧又大怒。啟門握其臂使人呵之曰：蠢物！吾遣爾去。何故復來？西比爾張吻不答。仆者則呻吟不已。非露丁更促之曰：速言！爾豈啞耶？吾事已畢。彼受劇傷。吾亦傷。爾將如何？外間何若？西比爾曰：外間乎？彼等將回矣。非露丁曰：回耶？西比爾曰：然曰：然則車何在？已來耶？曰：來矣。在門外道左。非露丁卽推西比爾出室。鍵室門至廡下。燃一紙煙以示鎮靜。時有一僕截之曰：有客名斯賓塞者來謁先生。吾已延入客室。非露丁遲疑小頃曰：囑其稍待。吾將外出。小頃卽回。又謂西比爾曰：速來。西比爾卽隨之。至前門外。自行車上一御者默坐。二人近車時。御者回首凝視。非露丁雖顏色全改。而狀極欣悅。點首謂之曰：勞君久待。吾甚歉。今日風甚烈。行車得弗妨事耶？御者曰：無妨。速登車。箇女郎亦同去。耶非露丁略點其首。借西比爾進車。御者卽展輪疾駛。行未幾。一四輪大車迎面來。非露丁舉手高呼曰：吾等去。去來。今日風猛。君等不能獵事。殊可惜。耶頓答曰：請稍待。吾當與君同行。時兩車相

距已遠。非露丁伴。若不聞揚長。竟去。

佐治別西比爾。後步行回家。甫近室外之鐵柵。斗見遠山之麓。有一黑點疾馳而來。其速如飛。佐治異其狀。跣足觀之。已而風聲激蕩。中漸聞機件擊觸聲。乃知來者爲一自行車。所行路略作曲綫形。車輪疾轉。迅若騰空。路上泥沙隨輪起。迷漫如雲。前坐爲一御者。手執駛輪。俯其體狀甚嚴謹。佐治退立路旁。心頗怒其騷擾。既近觀之。益清竟自忘其怒矣。

御者之側坐一男子。色若殭屍。後座爲一女郎。俯其首。似與男子語。細髮爲狂風吹動。飄捲如波。貌亦驚懼。萬狀佐治移步。略前西比爾見之。卽力推御者之手。御者不意其有此倉卒。間全身重力不均。幾墜出車外。急停機。西比爾遂下車。語佐治曰。佐治君之警告。令果驗矣。佐治曰。姑娘處境。至可憫。吾甚願助姑娘。西比爾凝視其面良久。曰。君欲助余耶。佐治曰。然。姑娘已知吾意否。西比爾回首四望。見路上無人。始出一巨封。授佐治。曰。懇爲余收護此物。勿令人知。佐治卽置其封於胸部衣袋中。



緊扣襟鈕曰姑娘勿虞吾必慎護之西比爾曰感君大德余雖行同盜竊而實非敗行者流異且黑幕揭除重見天日君必能洞悉此中詭秘也去矣再見西比爾回首方欲登車不禁失聲而號蓋其車已轉由他路疾馳而去影迹且不可復見矣隨聞怒馬馳驟聲自屋旁巷內出佐治知有變急挈西比爾疾進柵內匿之於園中矮樹之後低聲曰可在此稍待且勿動吾去去即來出則見騎者六人自巷內飛馳而出其前爲耶頓騎一黑色駿馬揚鞭問曰佐治君亦見一自行車經此耶佐治點頭曰見之車中乃非露丁父女二人復謬指方向曰車行甚速風馳電掣已向彼處去矣耶頓卽揮手令從者前追已則勒馬謂佐治曰今日乃有一意外事彼非露丁父女忽將一送信人擊之幾至死旋盜其紙件乘自行車而逸此送信人自倫敦來將以紙件交羅特不知彼非露丁父女與羅特何仇而必欲出此以事理論此非露丁父女必爲贗鼎或且別有他故今余已通電各偵探諒彼等不能逃法網彼等去時竟將余室中電話機毀壞佐君思之此非太奇耶言已點首加鞭而去佐治回視西比

爾見其緊握樹枝瑟縮不敢動。及見佐治始稍舒其體。佐治止之曰：勿動。西比爾低聲曰：外間有人見我否？佐治曰：路上必無能見者。西比爾曰：君室中有能見我者否？佐治曰：或能見之。但此時僕輩方聚食，諒亦無見。姑娘者，姑娘若牽爾外出，余恐終爲邏者所得，不如就吾之密室中小避。西比爾曰：可。佐治遂攜其手，偕至書室。室隅有小門一，啟之，相將進內。佐治曰：此室除吾外，他人無或進者。又指一安樂椅曰：姑娘弱甚矣，請坐。此吾往取白蘭地言，未已，忽聞書室之門，砉然而啟，旋聞地板上有破歛不勻之步武聲，雜以喘息斷續之怒罵聲。曰：佐治爾在此耶？爾匿於此耶？速來。以事實告我，否則吾且飲汝以彈。吾聞非列士之聲，又發於室外，似與汝語。汝何瞞我？佐治惶急不能置答，回視西比爾，方默坐安樂椅中，目光淡然，金絲之髮散落椅背，縷縷作可憐之慘狀而已。

第二十章 女子驚叫聲

是晚，佐治晏德流斯賓塞三人共飯。晏德流刺刺不休，絮問非列士消息。佐治置之。

不理。良久始漫應曰。吾於非烈士實無所發覺。晏德流曰。彼西比爾姑娘何爲者。佐治曰。西比爾與非烈士顯係二人。何多疑耶。晏德流曰。此或然。特吾不信二人之聲。尙竟相似至是也。佐治曰。君以此事告我。又何爲耶。晏德流曰。今日耶頓府中忽有一怪劇。其事與非露丁父女有關。吾已聞其梗概。君豈可諉爲不知耶。下午時。吾聞非烈士之聲。發於室外。至爲清晰。其呼息似甚促迫。數分鐘後。余又聞君在書室。喁喁與人語。余大疑。入室呼君。君乃不答。摸索室中。又不能得君。君詭秘如此。豈所以對吾老友者耶。佐治曰。君盲於目。豈亦盲於心耶。何妄悖至此。彼非露丁賊耳。今盜耶頓府之紙件以去。其女西比爾亦偕逃。余不識非烈士。尙敢決言其不肯作賊。君自謂與非烈士相契。久何竟忍言其與盜賊爲伍耶。晏德流曰。君言誠不謬。一經如是解釋。吾遂如墮入五里霧中矣。斯賓塞曰。且弗言此。余有一問。當叩君等……言未已。忽一僕入白。耶頓來矣。佐治急起立。迓此不速之客。耶頓入。容色甚從容。笑謂佐治曰。吾已飯不擾君。第飲我以酒可耳。僕乃於桌畔添置一椅。佐治滿注杯酒。

而謂之曰。耶頓恣飲之。吾酒甚多。可醉十耶頓。而有餘。耶頓坐。佐治爲之介。見斯賓塞。耶頓曰。斯賓塞君。吾來蓋爲君耳。家人謂我。君於今晨至吾家。欲見非露丁。信耶。曰。然。特吾未能見彼。吾方待於客室中。彼卽乘機而逸。耶頓曰。君竟未能一覩其貌。耶斯賓塞曰。然。曰。倘君見其人。能識之否。曰。或能識之。耶頓曰。斯賓塞君。君卽著名之新聞訪員。查非士。斯賓塞君耶。斯賓塞曰。然。耶頓曰。吾欲以家中之怪事告君。望君助我探察。可乎。斯賓塞目視晏德流曰。苟主人許可者。吾必如命。佐治亦目注晏德流曰。無妨。第言之。耶頓不語。晏德流似已會意。舉首曰。耶頓君。脫以余爲有礙。余自當避去。特此事亦涉我。但得任余參聽。感且無極。耶頓不答。稍停。問斯賓塞曰。君欲見非露丁。何爲耶。斯賓塞遲遲言曰。吾來英倫時。知非露丁已回美國。計期當在半途。其女亦已往俄國。不知此處之非露丁。父女果何人也。……言至此。忽聞女子驚叫聲。三人面色斗變。佐治手中之杯。不覺傾側。杯中紅酒。狼藉滿桌。

## 第二十一章 彼姝卽在簾後矣

佐治曰。怪哉。聲何來。因起立出室。三人亦隨之出。及至書室門前。則有男女僕六七。亦聞聲。蠢集。各露驚異之色。佐治置一手於門鈕之上。一手指一女僕。謂管家婦曰。愛禮斯夫人。請命諸僕速退。何事。鬻張乃爾。余在膳室。似聞一女子驚叫聲。又略似笑聲。此女乃愁甚。恆無事。傻笑。意卽彼之聲歟。速退。勿無事自凌秩序。愛禮斯曰。余輩亦聞聲而驚耳。然此聲非出於僕役室。乃似出於主人書室中。何也。佐治曰。否。書室中安得有人。且安得有女子。速命若輩退。苟余需若輩者。當鳴鈴喚之。愛禮斯唯唯。諸僕亦相顧而散。

佐治入書室。鍵其門。閉。郎頓等三人於門外而不顧。又疾趨室隅。啟門而入。密室見非列士。仍穩坐椅中。心始稍安。然細察其狀。面色灰白。衣髮不整。兩手執襟。顫動不已。洞闢之窗。烈風吹入。則寒慄益甚。佐治曰。姑娘驚叫何事。耶非列士曰。余驚甚。頃有一人至窗外。堅向余索紙。侷余力。自其無而彼必不見。信其人狀至急遽。語言甚疾。天已黑。余亦未能辨其貌。但觀其粗鄙無禮之態。不禁駭而狂呼。佐治曰。怪哉。然

此時吾不能與姑娘爲伴。姑娘之聲。耶頓。晏德。流斯。賓塞。等均已聞之矣。……時叩門之聲甚緊。佐治回首曰。當任彼等進書室否。則尤啟人疑矣。吾今去少頃。當再來。非列士指窗外曰。至十二點鐘。彼索紙件者必再來。佐治曰。姑娘欲以紙授彼耶。曰。否。此烏可。佐治曰。聞命矣。吾必於彼未至之前來。此與姑娘爲伴。弗任姑娘獨受其擾。今當出室以解羣疑。既出。嚴閉密室之門。復於門外垂簾以蔽之。又啟書室中之窗。始開門而謂三人曰。請進吾入室。後竟於無意中下鍵。致勞諸君在室外飽喫冷風。吾心甚歉。三人不語。相率入室。佐治指窗外曰。彼驚叫之聲。吾意必爲一女僕在園中。偶有所見。倉卒間。駭極而號。彼處小樹中。微有一白影。吾不審爲何物。度卽彼之所以致駭者。耶君等可隨我出。以察其究竟。斯賓塞卽莊重隨之。耶頓狀甚遲疑。晏德流則不離書房。仍徘徊其中。

斯賓塞既出。挈佐治至園中。暗陬而謂之曰。君乃善誑。吾初不料耶頓亦入此局也。佐治淡然曰。此事甚平淡。吾亦未諱。特叫聲忽出自吾屋中。吾乃不能自解矣。斯賓

塞曰此聲吾甚樂聞……方欲續言而耶頓忽自後躡足至謂佐治曰今夜曾有一  
匆迫之客過君耶請取一手燈來容吾自察之佐治強壓其憂懼之色曰吾不願全  
屋之人驚擾謂有怪聲出自吾屋書室中有一小電燈吾當取來君欲勸察者恣爲  
之可耳

佐治以燈至三人合察園中各處形跡見足印一行直達小窗之下輕重不一距離  
亦凌亂無次門旁之柵鐵線微損柵次花籐倒臥於地其近處有玫瑰一株則已折  
而爲二窗下足印尤爲明顯顯係其人來時柵門已闔故越柵而過損其鐵線既而  
失足墜地又損花籐及玫瑰且其人必爲急事所薄或遭至大之不幸故足印凌亂  
無次佐治覩此知爲向非列士索紙件者所踐心殊駭耶頓則緊握電燈時綯  
眉作深思隨謂佐治曰尙有一事吾未語君人言彼自行車至拉痕時車中僅載二  
人一爲御者一卽自稱爲非露下者不知彼非列士何往豈中途兔脫耶佐治曰吾  
不知耶頓曰君必不知然不疑其密藏於此乎余意彼叫聲必非婢僕之聲君能任

吾等。遍索各室。耶佐治。聳肩。答曰。任君爲之。特必不能有效。蓋吾室中。絕無可藏之所也。耶頓曰。僕輩。或有知之者。佐治曰。吾已遍問僕輩矣。耶頓曰。斯賓塞君。吾等。盍一搜樓下各室。斯賓塞搖首曰。君何愚此舉。徒虛耗時間耳。君果欲搜索者。當請命主人一尋足跡。所至窗下之室足矣。佐治冷笑曰。多疑哉。斯賓塞君也。君等欲搜索書室。索之可矣。然吾已索過……斯賓塞亦冷笑曰。此書房耶。言次俯首。擦火燃煙。捲佐治。忽覺口中騰熱之氣。直噴已面。舉目觀之。見耶頓已徐行至書室門。次相距可十餘武。佐治則面色甚怒。憤憤曰。斯賓塞。此無與君事。速閉而口。斯賓塞不語。擲去火柴。卽偕佐治。隨耶頓進書室。時晏德流仍默立室中。側其耳。若有所聽。隨問曰。佐治。此室之北。何物。耶佐治曰。壁也。壁之外。又何物。耶曰。路耳。晏德流遲遲曰。路耶……吾料……吾料。此路必有女僕往來。佐治曰。有之。又笑曰。君等疑心生鬼。直以吾屋爲鬼窟矣。不如再往膳室。飲威士忌。以消遣。良宵無事。正宜多飲一杯。鹿鹿於此。無謂之事。抑何妄耶。耶頓曰。謹謝君。吾當速回。不能久延。吾來此。乃欲一探斯賓塞君。



果卽新聞記者查非士斯賓塞否耳。又謂斯賓塞曰：君既爲吾所欲問之斯賓塞，亦能助我否？耶斯賓塞曰：吾將何以助君？耶頓曰：卽助余探察羅特所失之信件耳。蓋羅特爲吾賓客之一，不幸其信件於吾屋中失去，吾心甚不安，故欲爲之偵查。諒君亦不吝贊助也。斯賓塞曰：余恐羅特已將此事另托親信者措置，君可不必自尋煩惱。當知德人所爲之密事，恆非局外人所能臆測。此等事吾見之數矣。耶頓曰：雖然，吾甚願君能助我。斯賓塞曰：吾亦不自知能有助君之自由否。明晨吾過君一談可乎？耶頓曰：能如是則甚佳。又曰：佐治彼越柵而入者，何人耶？佐治曰：此豈余所能知。若再來，吾當銃擊之，舉其屍體之面目告君可耳。因啟寫字檯，取手鎗納懷中，似甚決絕者。耶頓頷之，惟囑斯賓塞曰：明晨謹候君來，幸勿爽約。斯賓塞點首曰：必如命。耶頓去，晏德流亦歸寢。

斯賓塞及佐治留坐書室中。斯賓塞問曰：吾已允耶頓之請，君意如何？佐治曰：願君拒之。君以助我而來，詎能復爲耶頓效力耶？斯賓塞指室隅之簾曰：吾受君托，乃覺

非。列。士。姑。娘。耳。今。君。與。我。均。知。彼。姝。卽。在。簾。後。則。吾。事。已。完。可。卸。責。矣。佐。治。默。然。移。時。曰。君。何。以。竟。知。之。乎。斯。賓。塞。曰。吾。友。縱。吾。腦。小。如。鼠。腦。對。於。此。事。亦。易。如。背。誦。字。母。耶。頓。乃。茫然不知洵可哂也。然彼何以來此則吾亦不知吾因此事蓋已歷盡艱險。可告無罪矣。佐治愀然曰。然則君意欲置身事外乎。竊意尙非其時也。今非列士雖在吾室中實猶處於至危之境。吾與君當以保護之責。自任少須。吾當叩其陷入羅網之源。君亦不宜棄我而去。斯賓塞曰。老友勿懼。余必不去。明日見耶頓。正欲溯此事之源。而有以助君耳。佐治曰。君誠良友。既如此。吾豈敢不實告君。方非列士入我室時。曾以紙件一包授我。囑妥爲藏護。斯賓塞曰。汝受之耶。佐治曰。然。曰。嘻。吾甚佩君之膽量。甚不佩君之經練也。此事亦有他人知之否。佐治曰。否。僅吾與非列士二人。今并君而三耳。斯賓塞曰。今君竟與一絕巨之險事爲敵矣。吾問君。彼以紙件畀君後。亦有他事發覺耶。佐治曰。有之。方彼驚叫時。窗外乃來一人。堅索紙件。非列士不許。則以惡言相向。旋復憤然而去。謂午夜十二時當再來。苟猶不肯交出者。當

武力從事斯賓塞曰君將如何佐治曰至十二時吾必入室與非列士爲伴果其人再來者囊中之匹斯禿兒不肯饒人耶斯賓塞曰君既富且貴平日居移氣養移體今乃樂於行險徼倖敢問何爲也佐治笑曰情之所鍾生死奚復足道及斯賓塞笑曰君誠多情矣將何以爲老友晏德流地耶佐治不答以手按鈴傳廚役至謂之曰頃吾食未飽今餓甚廚中若有餘饌可速取來精粗不問但須兼取三鞭酒一瓶勿忘却廚役應命去斯賓塞曰君胃何雄健乃爾豈一人而欲兼二人之食耶佐治曰否余豈餓彼則餓矣謂我餓者謊廚役耳斯賓塞燦然

## 第二十二章 瞬息萬變

佐治托食盤入室狀乃類於侍食之僕非列士見之不覺失笑謂之曰君何自苦抑何以知我飢耶佐治不置答從容置食盤於桌復移一椅於桌前且爲啟酒瓶之木塞部署既竟始徐徐問曰姑娘舉止誠詭至是直令人悶死矣非列士曰幸勿問此要之苟非不得已余必不出此必出此者爲自免計耳今余之髮已染作他色全身

願節亦都非本來面目。君思之余良家子也。舉動乃類於逸犯。且在在有人蹤跡。我欲置我於死。是豈我所甘也。又曰。書室中似有人在。佐治曰。否。門已下。鍵鑰在吾袋中。言時凝視其面。非列士曰。勿迫視我。有所言。第言之。蓋余飢甚。雅不願人見。我不雅之。食態也。佐治微笑。且爲之助。割雞肉視線。則時集於其面。時非列士已去。其短外衣內衣爲白色。裙則黑色。頸間之鑽針腰帶之金飾。空明之羅襪。瘦小之蠻靴。均爲市間最流行之品。指尙無環色。乃如玉面色。雖不甚爽。霽而韶秀之目。則非秋水。得以比其麗。佐治觀之。既久不覺。萬事都忘。亦不覺時間之過度。自念苟得長日。對此麗人於願足矣。既而非列士食竟。佐治問曰。姑娘尙有所需乎。非列士曰。無需謝君矣。佐治出時表。則已十一點有半。曰。吾今須與姑娘爲伴。勿任姑娘受驚。吾意人之於友。苟可盡力者。當竭誠爲之。今吾幸得友。姑娘需助。自當視我力。但吾非好與人事者。今爲事勢所迫。乃有一問。不得不叩。諸姑娘非列士正容答曰。余能告君之事。絕鮮。幸勿多問。佐治曰。余勿問。特以所疑者告。諸姑娘答與不答。惟姑娘熟。

愚之頃耶。頓過我。謂其友人羅特之紙件爲人盜去。必欲求計於我。不知吾袋中之紙件。卽其被盜者否耶。非列士大詫曰。君已授彼耶。吾屬君藏護之紙件。絕非其所失者。君詎能貿然付之耶。佐治曰。否。請安心。姑娘既屬我。我豈能妄授他人。非列士曰。然則彼知吾之紙件在君處耶。佐治曰。否。彼詎能知吾既許爲姑娘守秘密。寧可復使第三人知其事。特吾有不解者。彼自稱非露丁之人。與姑娘有若何之關係耶。非列士曰。此問余尙不能答。佐治曰。吾固不能強姑娘答。此特恐異日姑娘爲親友。若舊識所偵得。必不能任姑娘不答也。非列士憤然曰。到一步說一步話。君既愛我。何得以我所不能者。薄我。我知以紙件授君。乃是大誤。明日請任我去。但得君室中勿留我之身。君心中勿留我之影。受惠多矣。佐治曰。絕我抑何甚耶。吾問姑娘。非禍。姑娘乃欲福姑娘耳。非列士曰。苟此身得免於死。則異日之福。敢不拜領。若今日既爲事勢所限。君福縱多。恐欲福我而反速我於死也。佐治曰。姑娘既不肯告我。亦能告吾老友斯賓塞乎。渠乃有名之新聞訪事。亦吾莫得力之政事偵探。今爲姑娘事。

乃不惜犧牲其職業精神奔波英法間姑娘縱不識其人亦未嘗不可引爲知己。盡以隱衷告之乎。非列士大驚曰。否。此輩新聞記者。毒乃如蝎。勿令近我。實告君。君在巴黎事。我已熟知之。彼佛羅斯姑娘之慘死。非卽因欲以我之消息告君耶。今我若以所事告君。朝告則君夕死。夕告則君朝死。君絮絮問我狀。乃類於判官之詰獄犯。縱不爲我計。獨不爲己之利害計耶。佐治曰。我之生命已置之度外……言未已。腦中忽觸及佛羅斯橫臥於牀上之慘狀。遂噤不能語。出時表視之。去十二時僅五分矣。

書室之門。砉然有聲。佐治急啓門而出。見斯賓塞兀立書室中。手手鎗。一謂佐治曰。茲已深夜。乃有一高車止於戶外。來者爲誰。雖不可知。然諒非無故。君苟需助。吾當靜俟於此。佐治曰。可復入密室。非列士驚問曰。誰耶。誰耶。佐治曰。斯賓塞耳。彼已知姑娘在此。茲恐有變。特以其誠心來助我等事。已急。姑娘勿再疑。非列士不答。面白如紙。而門鈴乃大鳴。佐治曰。此時僕輩已睡。吾當自往啓門。非列士曰。若彼索紙件。

者來得勿……佐治曰此事瞬息萬變吾誠左右兩難矣雖然必有以善處此今且去出門謂斯賓塞曰若室中有變可速入且高聲呼我斯賓塞點首聞鈴鳴益厲佐治遂出

### 第二十三章 君漸明而我乃愈昧

佐治啓門見門外洞黑之地上停一高大之雙馬車乘客爲男一女一服裝類高等社會人已下車而立於階次見佐治卽問曰此爲德男爵佐治君之家耶佐治曰然吾卽佐治君等深夜來此脫有見教請入內男子曰善但深夜擾君心殊不安佐治曰無妨二人遂隨佐治入男子且行且語曰吾爲聖亞度爾侯爵今以令友車士道公爵之介紹書偕內子來此佐治曰甚善但此時僕輩已盡入睡鄉款接不周殊以爲歉導入書室則斯賓塞已匿其手鎗從容爲禮佐治爲之互相介紹既竟退就主位聖亞度爾出一函佐治啟而讀之曰

佐治足下友人聖亞度爾侯爵今以非常之事欲與足下覲面囑下走爲之介紹

下走於足下。忝屬相知。於侯爵夫婦。亦相交有素。故甚願盡此介紹之責。侯爵有所建議。足下可信之。下走深知足下。必能使侯爵滿意也。星期三晚。車士道上。

侯爵曰。吾本法人。以事來英。小作勾留。擬於明日回法。乃巴黎友人某。忽以電來。囑吾護送一女回巴黎。謂此女係德男爵佐治君之友。今方在佐治府中。顧措辭殊簡。約於此女身無關係。多未述及。佐治曰。此間確有一女友。但不知是否。即君友所索者。若能以女之姓氏見告。當無不如命。侯爵曰。姓氏耶。女之姓氏耶。來電乃未言及。佐治曰。異哉。索人而不知其名。天下有是理乎。侯爵曰。今日之事。鮮有能軌以常理者。君雖異吾言。恐彼女則已準備偕我而去矣。佐治曰。有是哉。吾將問之。因推密室之門。擬入室細問。非列士非列士。乃不俟佐治入內。即款步而出。舉目遍矚室中人。又凝視侯爵夫人之面。眉目微動。若有所語。佐治心異其狀。而苦不能明其義。又不便加以研詰。祇得呆立一旁。狀乃類於木偶。已而非列士語夫人曰。來此甚善。余已預備偕君等以去。佐治插語曰。姑娘欲去耶。曰。然。吾必去。曰。然。則彼件如何。非列士



曰彼件耶可勿璧我如我所屬可耳佐治曰善但非列士曰勿復言但吾來此君  
遇我良厚心感靡已今請暫別侯爵曰吾居巴黎聖可羅德路與日君至巴黎脫不  
我棄幸過我以光蓬華佐治曰善謹如命又謂非列士曰願姑娘勿忘我吾不久即  
赴巴黎當造侯爵府晤姑娘非列士曰君意甚善余必不忘君但上帝有知當以勿  
任吾等覲面爲善易言之即吾等覲面之期去此尙遠也佐治不解所謂領之而已  
侯爵夫婦既借非列士登車而去佐治曰斯賓塞君居巴黎久亦知聖亞度爾侯爵  
何如人耶曰渠乃法國上等貴族之自愛者與吾甚面善似曾於歷次賽馬時見之  
佐治曰然則非奸詐之流乎斯賓塞曰否此事漸見端倪矣佐治曰怪哉余惟覺其  
漸入不可究詰之境君漸明而我乃愈味何耶斯賓塞笑而不言

## 第二十四章 德公爵之一席話

著書者曰吾書至此已過半矣全書之開場人物嘉倍頓諒讀者必甚渴念今乃暫  
與佐治非列士等相別以筆之餘瀋述及之一日嘉倍頓謂其伴曰北忌勒君余豈

冥。頑。不。靈。不。知。感。恩。者。耶。特。以。離。家。日。久。不。能。無。思。鄉。之。念。耳。北。忌。勒。曰。君。年。尚。少。不。甚。更。事。速。長。性。質。閱。歷。必。漸。變。卽。以。我。論。我。雖。家。於。此。然。以。其。地。位。荒。僻。終。覺。不。歡。稍。適。吾。意。者。僅。巴。黎。一。處。耳。嘉。倍。頓。微。晒。曰。君。何。賣。老。呼。我。爲。少。年。論。齒。君。纔。長。我。一。稔。耳。北。忌。勒。亦。笑。曰。吾。所。謂。少。年。者。以。閱。歷。言。非。以。年。事。言。也。君。僦。居。英。倫。二。十。年。所。見。所。聞。猶。不。及。巴。黎。之。稚。子。吾。居。巴。黎。二。十。一。年。於。世。道。人。情。罔。不。洞。察。縱。謂。我。長。君。二。十。一。年。亦。未。嘗。不。可。嘉。倍。頓。曰。君。誠。可。謂。善。辯。者。矣。以。言。巴。黎。吾。雖。涉。獵。未。久。然。於。都。市。之。繁。華。四。郊。之。爽。適。貴。人。之。驕。侈。小。民。之。困。苦。殆。已。盡。矚。無。遺。君。雖。處。此。二。十。一。年。恐。所。見。亦。不。過。如。此。也。北。忌。勒。曰。君。所。見。者。巴。黎。之。皮。相。耳。若。欲。探。其。秘。奧。恐。非。數。十。年。不。爲。功。吾。居。巴。黎。久。亦。幸。有。多。數。之。友。各。以。其。閱。歷。相。告。吾。乃。得。集。其。大。成。故。年。雖。二。十。許。資。格。乃。較。畢。生。處。於。巴。黎。者。尤。深。否。則。縱。身。處。巴。黎。恐。亦。與。君。無。異。嘉。倍。頓。曰。吾。亦。知。巴。黎。外。表。爲。美。麗。之。都。市。內。容。乃。鬼。蜮。之。世。界。君。之。所。知。度。亦。此。二。語。也。北。忌。勒。曰。此。二。語。卽。未。履。巴。黎。者。亦。知。之。君。法。語。且。不。解。猶。

發以熟悉巴黎世故者自命英人好自負詢可哂也

二人絮絮作瑣談親密乃類家人北忌勒之舉措前文已述其一二至其何以得與嘉倍頓善則當於後文及之此時二人閒坐於一村舍之窗前舍爲北忌勒祖遺之舊宅去巴黎遠而建築甚精雅稻花香裏雜以農歌凡以恬淡爲適者莫不樂居於此轉視巴黎幾如別一世界而直欲糞土之矣小頃北忌勒忽指窗前大道中迎面而來之一車曰嘉倍頓君吾叔父來矣嘉曰德公爵耶曰然嘉倍頓注視道中移時忽訝曰彼車後之兩憲兵來此何爲欲逮我耶北忌勒笑曰逮君何爲君乃北忌勒子爵之客憲兵安得無故逮君吾意彼等來此殆以衛吾叔父耳君何多疑耶嘉倍頓心始釋然

德公爵偕一客相將下車公爵古顏道貌瞻視頗尊客則體短而臃酒肉之氣溢眉宇間坐甫定公爵以法語語北忌勒曰姪汝與此青年之友爲伴其功殊不可沒北忌勒曰何敢言功特謹遵叔父之命耳公爵曰吾以嘉倍頓之所遇告忌里臣忌里

臣疑信參半。今借我來。蓋欲親問諸嘉倍頓也。但忌乃吾法之國務大臣。汝不宜以其名告嘉倍頓。余恐嘉倍頓聞其名。駭而不敢吐實也。北忌勒曰。良然。吾必不告彼。時嘉倍頓兀坐一旁。不解所說。惟聞公爵頻呼己名。似覺有異。因以英語問北忌勒曰。公爵談次。輒及我名何也。北忌勒曰。彼言君爲人誠實。無少年浮蕩氣。又言巴黎少年。鮮有樸質如君者。嘉倍頓曰。彼臃腫之客來此何事耶。北忌勒曰。彼乃吾叔之老友。舉動顛預。至可訕笑。今來此。蓋欲與君閒談。叩君旅行時之所遇。以資娛樂而已。嘉倍頓曰。善。吾甚願與此可笑之客閒談。第不識彼解英語否。北忌勒曰。否。彼於英語。不解。隻字。君有所言。恣言之。吾願自任舌人也。

公爵謂嘉倍頓曰。小友。幸恕我。我乃健忘。君前日見我時。曾以德國森林中所遇者告我。今我悉已忘去。而吾友以喜異聞故。欲強我複述。我不能爲此。君能復爲之詳述否耶。嘉倍頓曰。可。因纒舉吾書第一章所記者告之。北忌勒譯述既竟。公爵問曰。小友。森林之名。君知之否。嘉倍頓答以不知。公爵遂從囊中出地圖一。展置桌上。而

指其一處曰。吾意當日君所經之地。殆卽此處矣。嘉倍頓細觀圖上之鐵道。復以比例尺度其遠近。應之曰。是矣。公爵掀鬚微笑曰。此則寶順林耳。小友乎。此事殊險。君出險後亦嘗告人否。耶嘉倍頓曰。否。吾離德境卽赴維也納。維也納人之解英語者絕少。吾之德語又呶唔不成腔。故終未能告人。公爵曰。抵巴黎後又何如。嘉倍頓曰。抵巴黎後。僅告諸佛羅斯一人。此事北忌勒深知之。公爵曰。方君告佛羅斯時。座旁有注意君言者否。曰。有之。鄰座一維也納女郎似頗注意。吾言公爵曰。途中亦有注意君之行動者否。嘉倍頓曰。有一德人似於暗中尾我。且屢欲與我交談。余旣不解德語。且以其爲德人惡而拒之。抵巴黎時。猶於門馬德門前見彼一次。後此則未之見也。公爵曰。彼車中飄出之紙片。君何事拾之。嘉倍頓曰。余以兩車中人舉動乃詭秘如鬼。故方其飄至面前時。不覺以好奇之心拾之。無他故也。公爵曰。好奇乎。君旣好奇。亦嘗一讀紙上之文字否。耶嘉倍頓曰。余不解德語。未能讀也。忌里臣曰。此事乃漸見端倪矣。實告君。吾乃法國政府中微有關係之人。今以此事叩君。蓋將報諸

政府。而出。君於險耳。又問曰。彼紙片何在。在君衣袋中耶。曰。否。在格蘭旅館行李中。公爵曰。苟吾等命一可信之人。至旅館中。爲君檢行李。君能見許否。嘉倍頓曰。君等恣爲之。但能偕我同行。李則尤喜。公爵笑曰。青年之友。幸少安毋躁。君欲外出。尙非其時。吾忝屬年長。必不爾欺。若干時後。君當知我等之苦衷也。嘉倍頓曰。然則吾姊何在。公爵曰。彼甚安。可勿置念。與君相見之日。亦不遠矣。

### 第二十五章 塞因河中之屍

越數小時。嘉倍頓又與北忌勒閒談。且將擊劍以爲樂。甫擬更衣。而公爵忽命一僕。延嘉倍頓入密室。謂之曰。君行李中。已命一可信之人。徧索日記簿。花郵片。旅館發票。及膳單等。均疊置篋中。無誤。彼紙片則已不翼飛去。何也。嘉倍頓直視其面。似不肯深信。遲遲曰。吾離旅館之日。紙片仍在篋中。記得與日記簿夾置一處。其上以伸縮之橡皮帶縛之。吾離旅館。度無有人敢發余之行李者。今索之不得。諒或索者粗心。未及索遍耳。公爵搖首曰。否。必已爲人盜去。嘉倍頓曰。一片之紙。盜之何用。且吾

有此紙。未嘗告人。人又安得而盜之耶。公爵曰。君謂一片之紙。盜之無用耶。亦知寶順林中之所遇。是何等事耶。嘉倍頓曰。余豈知之。然舉動詭異至此。亦可疑也。公爵目視忌里臣。忌里臣領首。公爵遂低聲曰。小友。吾今以事實告君。破君疑竇。但君當許我。告君後。不可復告他人。且不可復以此事存諸心中。嘉倍頓曰。可。如命。公爵曰。彼寶順林中之長衣客。乃俄德兩國閣員。其中央之二人。一爲德皇。一則俄皇。是日報載。德皇不預。俄皇亦托言感冒。不視朝。政世之有識者。均以兩皇同日病。必非無故。孰知其果密會於寶順林中耶。今密會已成。盟約亦已簽訂。此舉世矚目之事。君乃爲其唯一之證人。其有關大局爲如何耶。嘉倍頓曰。此事殊怪。兩皇相會。非竊盜比。何以必欲不令人知。縱知之。亦復何害。公爵笑曰。君乃天真爛漫之少年。何能洞悉此中情僞。要之。君既爲兩皇密會唯一之證人。所處地位。卽足以左右全歐。故吾等望君。撤去此事。使胸膈中勿留痕蹟。則吾等必極力拔君於事外。否則於君之簡人及君之祖國。均大不利。嘉倍頓曰。吾一不解事之少年耳。安能有左右全歐之力。

公爵曰：非君之力，可以左右全歐。乃君之地位，可以左右全歐也。吾法人君英人英法邦交素篤，君知之乎？曰：知之。公爵曰：英法既睦，俄人遂妬法。蓋以俄爲英人不可倖免之敵，國自見挫於日本後，卽反戈西向，欲得英國而甘心。然以有法國故，不能違其志。遂示意於法，欲使法英割好。法人知俄人之終不可恃，陽諾之，而實則聯英如故。俄人知法之不可動，乃轉以聯德爲得計。此事吾等早已料及之。然以無精確之報告，不敢自信。今君既目覩兩皇之密會，則我輩後此政治上之設施，必改弦更張，以爲之備。吾故謂君之地位，可以左右全歐也。嘉倍頓曰：密會則密會耳。紙片何所用？耶公爵曰：此紙片卽係密約一紙之微足召百萬雄師，而有餘。君奈何輕視之？耶嘉倍頓曰：早知如是，吾必慎護之。今紙已失去，吾惟自恨其愚耳。公爵曰：此事之總因，吾已告君矣。近日德俄兩國之舉措，亦怪誕出人意料。德國兵工廠忽晝夜開工，趕造槍械船隻。俄國之艦隊則已漸次匯集於波羅的海，宣戰之期殆已不遠。君英人聞此恐怖之消息，亦有動於中。耶嘉倍頓曰：咄！外國人合謀我英人，可惡可惡。



公爵止之曰勿躁吾言尙未畢俄法聯盟世人之所知也今俄人與德人結密約不  
令我法人知之我法人以善於英人故寧棄俄德以聯英世之無識者或不善法人  
之所爲君意又何如嘉倍頓曰彼俄德人之所爲乃類魔鬼吾豈善之耶公爵曰既  
如是則君之疑團已盡釋君所處地位亦已自明吾故命北忌勒友君匿君於此安  
謐之村舍中使勿卽於險當知今日之巴黎索君者不止十百輩男女偵探密布如  
梳君欲自保當以此村舍自範倘越雷池一步則危險隨之矣噫嘉倍頓君吾今盡  
吐肺腑乃以君子人待君望君亦以君子人待我嘉倍頓曰然長者之言字字金玉  
焉敢不遵公爵曰明日晨報中當記載一駭人聽聞之事卽於塞因河中覓得君之  
屍體是也嘉倍頓駭而躍起曰覓得吾吾……何者……公爵曰覓得君之屍體使  
彼俄德之人知我等已殺君而溺君之屍也嘉倍頓急曰吾……公爵曰小友忽懼  
君雖暴屍人固不死死者非君別有人在此事吾等已與警察謀之至妥祇須報紙  
傳揚之巴黎人卽不復注意君之行動君苟能自耐盡忘寶順林中之所遇則六月

之後即可重見天日矣。嘉倍頓笑曰：小子無知初意。君等大人所爲必光明正大。何奸詐百出一至於是耶？公爵亦笑曰：處此鬼域世界，中人愈大則心愈險。吾老矣，實逼而出。此然清夜思之，未嘗不有愧於坦白之少年也。嘉倍頓曰：然則吾姊又如何？乎豈亦欲暴其假屍也？公爵曰：否。君姊初亦暴躁如君，今已洞悉此事，安心靜俟。時機不久即可與君相見矣。吾爲此事祕密乃……忽案頭電話鈴大鳴。公爵離座起，取筒聽之，覆以法語，卽歸座。語嘉倍頓曰：電話言潮水事，謂君之假屍今已置諸塞因河上流。今日晚報即可傳載其事，不必俟明日之早報矣。嘉倍頓未及答，電鈴又鳴。室隅之忌里臣起與問答，問答畢，斜視壁上之時鐘，以英語語嘉倍頓曰：俄使忽請余去，又謂俄艦已離波羅的海。吾誠不解其意。公爵未答，嘉倍頓忽問曰：北恩勒言公爵及此，臃腫客均不解英語，何公爵能言之滔滔而此客亦能以英語語我耶？公爵曰：吾在外交部任事，此公爲忌里臣，乃法國總理大臣，豈有不解英語者？謂不解者詐耳。嘉倍頓忽發頑態，叱曰：咄詐乎？對我小子而猶用其詐，則外交上之權

詐可知吾不料堂堂正正之外交其極乃至於此也三人大笑曰此非君所知矣衣  
以長第第言六章長冷酷之侯爵夫人

佐治至巴黎調聖西度爾侯爵其夫人出見淡然曰佐治君耶吾於下午例不見客  
惟以君故乃不能卻待吾夫則已外出矣佐治曰吾來此乃欲大見非列士姑娘荷  
夫夫見允感且不朽夫人皺其眉徐徐搖首曰此事大難君欲見彼當俟諸兩星期  
之後佐治曰吾有緊要之好消息必係非列士所樂聞但得觀面數分鐘於願已足  
夫人曰好消息耶何事耶佐治曰夫夫第許我相見可耳夫人曰否脫有好消息第  
語我當爲轉達佐治曰此事非面談不可夫人曰此兩期中非列士乃在吾保護之  
下吾既不知君爲何人詎能任君見彼佐治駭問曰夫人不知我爲何人亦猶憶及  
前日深夜借侯爵至吾家索非列士之時乎夫人曰此事吾已忘卻且君以英夫書  
甚不願英夫誣我之問佐治曰侯爵不嘗命我來此耶夫人曰此非我所附縱君爲  
吾夫之友吾亦不能認爲已友而禮之也佐治見夫人冷酷出於意外自料不能烈

留○鞠○躬○欲○出○甫○舉○趾○而○夫○大○忽○呼○之○曰○止○又○指○身○旁○之○椅○曰○坐○此○在○治○異○其○狀○即○  
 如○其○言○坐○於○所○指○之○椅○如○孩○提○之○聽○命○於○父○母○者○夫○人○乃○以○無○謂○之○語○問○之○曰○君○  
 英○人○法○語○術○純○熟○至○是○佐○治○漫○應○之○曰○吾○寓○巴○黎○有○年○夫○人○曰○寓○巴○黎○後○又○回○英○倫○  
 耶○曰○然○君○與○非○列○士○姑○娘○相○識○幾○何○年○矣○佐○治○曰○夫○人○勿○問○此○第○許○我○與○非○列○士○  
 相○見○可○耳○夫○人○曰○君○何○以○必○欲○得○見○非○列○士○耶○佐○治○遲○疑○曰○夫○謂○塞○因○河○中○之○屍○狀○  
 類○其○弟○吾○意○殊○不○然○夫○人○大○驚○曰○否○君○誤○矣○佐○治○曰○何○以○知○我○誤○耶○夫○人○不○答○按○鈴○  
 喚○一○僕○至○謂○之○曰○請○侯○爵○速○歸○僕○應○命○退○矣○太○復○謂○佐○治○曰○君○必○誤○矣○果○如○君○言○彼○  
 已○死○之○少○年○又○何○人○耶○佐○治○搖○首○曰○死○者○爲○誰○非○余○所○知○余○命○晨○閱○新○聞○紙○後○苟○不○  
 親○履○驗○屍○場○亦○必○以○爲○嘉○倍○頓○果○死○矣○夫○人○曰○驗○屍○場○竟○尙○君○大○肉○耶○佐○治○曰○垂○衛○  
 者○曾○拒○我○厚○賄○之○始○以○屍○格○見○告○謂○體○高○五○尺○尙○付○以○吾○所○知○嘉○倍○頓○體○高○乃○在○六○  
 尺○外○故○敢○斷○言○死○者○另○係○一○人○也○夫○人○因○此○事○吾○甚○樂○聞○特○非○列○士○姑○娘○今○晨○聞○訊○  
 後○即○親○往○驗○屍○場○勘○視○證○明○的○係○嘉○倍○頓○無○誤○而○警○察○復○於○死○者○身○間○搜○得○一○物○亦○

何爲嘉倍頓之佐證證據既確鑿至是君乃欲憑衛者之言告勸茲匪特吾不能信君恐君亦不能自信也佐治曰然則嘉倍頓竟死矣乎余非夫見非列士不可夫大曰非列士姑娘今痛其愛弟之死啜泣不已萬難見客君苟有事可以筆代舌佐治卽出名刺書數字於其背授夫人夫人曰善余當轉達非列士姑娘小頃卽可以滿意之復書報君佐治曰謹謝夫人

夫人甫入內外間乃來一客佐治觀之叱忌勒也因與爲禮客坐定卽問曰佐治君前日之忠告君竟能聽我何耶佐治曰君言甚善吾敢聽之北忌勒曰然則亦願聽第二次之忠告乎曰無須叱忌勒忽問曰君何事來此耶欲一見非列士姑娘其欲見非列士姑娘又何故耶佐治自覺難於置答躊躇良久始曰余將以好消息復彼驗屍場中之屍體恐未必卽其愛弟也北忌勒聞此如受戕槍之猛擊揚聲曰友乎吾恐君不久亦將入驗屍場矣君苟自重性命者幸勿以此語語人佐治曰何謂耶北忌勒曰君勿問何謂但語當問君君曾以此事告人否耶佐治曰未但曾告

諸侯爵夫人并君與我知此事者僅五人而已北忌勒曰君曾告侯爵夫人耶容吾  
思之移時以足尖點地徐言曰君與非列士姊弟何仇吾輩窮思竭慮救之惟恐不  
周君乃殺之唯恐不速何也佐治詫曰君奈何冤我我僕道途冒萬死而不顧亦  
正欲救此可憐之姊弟耳安得謂我欲殺之耶北忌勒曰救之不以其道正所以殺  
之耳佐治曰殺之之道又如何北忌勒曰君信我乎佐治曰吾甚信君前日悉忠者  
後乃悉驗北忌勒曰既信我當爲君言其法佐治曰願聞北忌勒曰卽請君速離  
黎而置身於事外耳佐治曰君能費數分之光陰爲我釋其理由乎若願以虛誕  
我我終弗樂北忌勒曰吾輩之事已成其十之八此啞謎不久當自破君姑待之但  
君苟不聽我言則一時之內吾可使警察逮君以去佐治未及答夫人已自內出  
北忌勒爾耶何事來此北忌勒曰外姊叔父命我來也曰然則何不竟入我室曰吾  
與佐治君有一面交今於無意中相值乃不得不略事寒暄夫人因此亦可又出  
函謂佐治曰此復書速讀之佐治啟函見紙上字蹟蜷曲如蚓然細瘦甚類女字於

倉卒間所書者讀畢。問夫人曰：此書出於非列士姑娘之心願耶？夫人曰：然。佐治遂鞠躬而退。夫人呼之曰：君尚有復書否？耶佐治曰：無矣。

佐治既去，夫人自後藐視之，謂北忌勒曰：此乃一強項之英國狗，彼既來，吾乃不得不設法去之。汝來又何事耶？北忌勒曰：爲一重要之證據，將問諸非列士夫人，卽按鈴命一僕謂非列士至，謂之曰：此北忌勒公子將以命弟之消息告姑娘。非列士曰：吾甚樂聞。北忌勒曰：嘉倍頓實未死，今安處我家中，不久且可與姑娘相見。非列士曰：信未死耶？余得報後，心雖戚甚，然亦料其未必遽死。夫人又不許我往驗屍場，故終不能得確耗。今承君以此至可愉悅之消息告我胸中，遂如頓釋重負。特此事原委，君亦能爲余略述一二耶？北忌勒曰：可。因舉嘉倍頓之所遇及英法俄德四國之國際關係俱告之。述竟，叮嚀謂之曰：此事尙未可發表，幸姑娘弗復告之他人。非列士曰：余此時與世隔絕，適友人佐治來，夫人亦不許我接見。君試思之，余既不能見人，又安能向人述故事耶？北忌勒曰：如是則甚佳，但吾來此乃欲以事叩姑娘。非列

本國衙事耶。北忌勒曰：姑娘居格蘭旅館時，亦嘗搜查令弟之行李耶。曰：然。其中有一德文紙件，今已失去，不知在姑娘處否。非列士曰：然。吾以紙之形式，大類國際盟約，知爲要件，曾代爲收藏。北忌勒大喜曰：善哉。今在此處耶。非列士曰：否。余在英倫時，客耶頓伯爵家，深懼此物落於他人之手，曾托至友收藏。北忌勒曰：誰耶。曰：佐治。曰：此物關係絕巨，請姑娘手書一函授我，向佐治索回此件，可乎。非列士初頗猶豫，後亦許之。

第二十七章 警署有又來糾纏

佐治回格蘭旅館甫入門，見晏德流倚於一英人之肩，方自升降機前樓。夫詫曰：晏德流爾亦來此耶。晏德流聞聲，慢然曰：佐治耶。吾豈不能來此耶。佐治曰：君未預告我，今忽來此，乃出我意外。晏德流曰：吾無預告之必要，且覺吾與君爲友，實無裨益。佐治不答，挽其臂入，吸烟室，謂之曰：吾等可坐此。晏德流及英人遂就坐。佐治亦坐。徐問曰：晏德流君友何人，亦自英倫來者耶。晏德流曰：君可勿問，若有所言，速君



之不則吾等將外出不能久坐於此作無謂之閒談佐治曰吾對於君誠有未能盡  
職處今君惱我如是之甚直以余爲厚負君矣晏德流曰汝猶以爲未厚負我耶何  
狂妄至是佐治笑曰脫君有不平可盡鳴之晏德流連聳其肩欲語復忍終乃毅然  
曰吾初以君爲可信之友故以全事屬君不圖君竟以欺我爲快亦太忍矣佐治曰  
竊哉吾往返巴黎幾瀕於危自信不在爲人謀而不忠之列而君乃責我則是知余  
心者唯上帝而已吾望巴黎實非列士不得返英倫後彼又假他人之姓氏而客於  
耶頓府此豈書意料所能及者耶晏德流曰咄汝已認西地爾耶頓非列士則是自承  
其罪矣此等毒手余豈復能諒爾佐治曰方彼初至英倫時不肯自承爲非列士余  
固不能強之後既自承矣又謂畏君特甚囑我弗洩其事余冀明其意而彼豎謂關  
係絕鉅即亦從之余之負君僅此而已今來巴黎非列士又拒我不肯即見且有人  
謂我脫我不即甘回英命且不保此中隱秘誠不可思議晏德流曰君猶謊我耶嘉  
倍頓之屍已發現於砂銀河中報紙喧傳巴黎如沸君猶欲秘其事耶佐治曰非余

欲○秘○其○事○益○恐○消○息○不○確○耳○晏○德○流○曰○報○載○其○姊○非○列○士○亦○明○認○何○謂○不○確○耶○在○  
治○回○報○紙○之○紀○載○如○是○而○已○晏○德○流○曰○姑○弗○言○此○彼○非○列○士○之○寓○址○君○能○告○我○耶○耶○  
德○治○曰○可○彼○寓○聖○亞○度○爾○侯○爵○家○中○但○君○去○亦○無○益○非○列○士○未○必○肯○見○君○也○晏○德○流○  
曰○吾○必○往○一○忽○侍○者○入○問○曰○外○間○來○一○女○郎○欲○見○晏○德○流○君○誰○爲○晏○德○流○晏○  
德○流○曰○我○卽○是○矣○起○執○英○人○之○手○隨○侍○者○出○而○置○佐○治○於○不○顧○佐○治○亦○隨○之○出○見○姦○  
室○中○坐○侍○晏○德○流○者○卽○前○在○門○馬○德○所○見○之○維○也○納○女○郎○心○乃○益○駭○已○而○女○郎○忽○偕○  
晏○德○流○等○出○門○齊○向○門○馬○德○而○去○佐○治○亦○隨○之○入○門○馬○德○後○佐○治○急○挽○晏○德○流○至○一○  
空○室○中○謂○之○曰○君○既○恨○我○亦○復○能○聽○我○言○耶○晏○德○流○曰○否○吾○二○人○之○談○話○已○終○矣○  
佐○治○曰○君○何○愚○昧○至○此○彼○維○也○女○郎○乃○一○偵○探○君○與○之○謀○必○太○不○利○於○非○列○士○晏○德○  
流○曰○我○之○謀○畫○我○自○甘○之○請○君○勿○復○預○我○事○佐○治○曰○如○命○特○吾○尙○有○一○問○與○君○偕○來○  
之○人○誰○耶○晏○德○流○曰○英○國○偵○探○來○德○君○耳○佐○治○曰○君○意○借○一○偵○探○來○卽○可○洞○悉○此○事○  
之○首○尾○耶○余○竊○爲○非○列○士○姊○弟○危○君○苟○念○舊○交○而○猶○願○聽○我○言○者○當○以○我○所○探○得○

之事。詳告。見信。與否。則不敢。強。晏德。流曰。姑爲。我言之。佐治曰。余前此。終日。僕僕。直如。墮五里霧中。今日始。略得。端緒。嘉倍。頓在。德國。時曾。於無意中。得見。德俄。兩國。國際。之秘密。舉動。自後。德人。微有所。聞。故當。其去。德赴。奧之際。沿。路均有。國際。偵探。尾其。踪跡。抵巴。黎後。渠又。於無意。中以。所見之。密事。語人。法人。知之。大恐。急誘。而匿。之後。非。列士。知其。事。恐德。人害。其弟。又恐。害及。己身。亦。自匿。其踪。跡。今。空人。受人。禮待。甚優。報載。嘉倍。頓已。死者。欺德。人也。此。消息。余於。數小時。前得。之。又得。有他人。之警。告。故擬。今夜。即回。英倫。二星期。後。非列士。姊弟。諒亦。可以。安抵。英倫。矣。晏德。流曰。君。言滔滔。其已。受他人。之愚。耶。抑將。以愚。我耶。言時。搖首。微笑。意態。殊冷。佐治。大奮。曰。余。冒死。而探。得之。消息。君竟。不信。請。自行。其險。可矣。遂。導晏。德流。至偵。探來。德及。維也。納。女耶。所坐。之室。中。不作。他語。取冠。杖。自去。

非列士第十八章 惡魔之口

斯賓塞小病。家居不出。忽來。世客。免冠。爲禮。曰。斯賓塞。君。吾無。介紹。請。其許。我自。爲。

介紹耶。斯賓塞注視其人曰。勿須。答曰。然則君已知我名耶。魯意斯曰。君名甚多。我乃盡悉之。魯意斯微笑。淡然曰。既如是。可省介紹之煩。吾來此。乃欲與君爲友。君許我乎。斯賓塞曰。君殆欲以木鐸自居而警我之魔夢耶。魯意斯曰。君言何謂耶。又因君能許我在此吸烟否。斯賓塞曰。可。脫需酒。請按鈴命僕輩取之。吾病居。就接殊不能周至。臣以爲歉。魯意斯曰。煙可矣。酒乃勿需。言次。自囊中出一黃色煙盒。擦火燃煙。且吸。且語曰。察君之貌似非甚病。但君頻年主筆政。耗心血多矣。今可勿復消此寶貴之精神。斯賓塞曰。然。吾此次辭職。雖出意外。然心乃滋快。君來此。其爲加倍頓及其姊。非列士之事耶。魯意斯曰。然哉。彼等蠢物。何能洞悉此中隱秘。乃終日亂跳。其狀酷類去首之蠅。吾嗤其妄。而又笑其愚也。當知吾等爲此。實出於不得已。非無事生波也。斯賓塞曰。茲事梗概。吾已畧悉。君言彼等蠢物。意指何人。魯意斯曰。蠢物。凡正佐治晏德流及萊國偵探來德是已。此輩所作不能越吾等之掌。吾苟爲省事。計殺之可矣。特此輩蠢物殺之。亦可慰吾故不樂爲之。卽如今日來此。意亦憐君。

其斯賓塞心頗怒其言之狂妄自忖此人談吐輕薄如頑童之交詬而冷刻過之謂爲地獄五魔之一可稱恰當因漫語之曰吾亦一蠢物耳君將何以憐我魯意斯曰佐治重來巴黎君召之耶斯賓塞不答魯意斯曰此事可置之不問要之君於非列士姊弟之事尙未盡悉然所知實較多於佐治君苟以所知者告佐治則佐治所受之痛苦必與君等斯賓塞曰吾今已漸明君意魯意斯曰既明吾意當速佐治回英彼警者及有目無珠之偵探來德則可置之吾之欲去佐治非畏佐治也畏佐治之爲敵人所獲也若君以消息洩諸佐治卽與洩諸敵人無異君苟不自秘吾不難殺君以滅口當知吾等爲此秘事政府實主其謀殺人可弗論抵譬如吾今殺君警察來吾祇須告以君之見殺與嘉倍頓之案有涉卽可消遙法外君之死乃輕於鴻毛矣斯賓塞笑曰然則胡不速殺我魯意斯曰君尙未至可殺之時今姑以所事告君此事乃日俄戰後前人所否乃滑鐵盧戰後唯一大事君知之乎斯賓塞曰吾固料此事有關國際請續言之魯意斯遂附其耳低語小頃斯賓塞聽畢瞳目謂之曰魯意

斯君不圖君等之事關係乃重大至此魯意斯曰君昧於此事之關係不得不居於  
蠢物之列但能憑簡人之臆想得其槪吾乃不得不驚嘆爲蠢物中之靈者斯賓  
塞曰聞命矣毋煩叮嚀余決不洩此秘密魯意斯遂去不五分時佐治至斯賓塞問  
之曰事如何佐治曰得其大凡矣曰能爲我言之乎曰可遂以在門馬德告晏德流  
者盡告之斯賓塞曰此事真相已現吾所知雖較詳於君此時尙不能爲君縷述第  
問君既得此真相將何以自處耳佐治曰留此無益不如速歸斯賓塞曰善特亦能  
與晏德流同歸耶佐治曰否渠以來德爲可恃偏強如驢余豈復能爲彼計耶

第二十九章 飛來之拘票

時已深夜書室中一燈熒然佐治乃猶與耶頓促膝作長談佐治曰君家中自紙件  
被盜後羅特作何狀耶頓曰吾久未見彼矣然其舉動絕怪方紙件被盜時吾心甚  
歎欲報諸警察以助搜捕彼堅不我許此中隱秘殆有不可研究者矣佐治曰君意  
此事有關國際否乎耶頓曰何予之所料與吾如出一轍也英俄德法四雄積嫌日

久徵之。近日各國軍事上之部署。意天下從此多事乎。言次。門際有剝啄聲。佐治啓之。曰。哥羅夫深夜矣。何事尙不睡。哥羅夫入正立而言曰。睡而起耳。聞外有三火乘自行車來。此謂有急事。欲見主人。然不肯言姓氏。余觀其一頗類外國人也。佐治遲疑小頃。謂之曰。可速之入。哥羅夫應命退。耶頓亦告別由側戶出。佐治遂取一手鏡。置衣囊中以備不虞。

三人中一爲魯意斯。佐治深識之餘。三人一戴眼鏡。類下濃髭。甚多而顏色至不舒暢。一則博肩碩體。狀類英人。佐治見此三人。卽鞠躬爲禮。且延之坐。魯意斯曰。佐治君深夜見擾。吾心甚歎。但此事殊緊急。君當諒我。佐治曰。何事耶。趣言之。魯意斯曰。君之殊歎。指戴眼鏡者曰。此爲法國偵探拉多利君。又指英人曰。此公乃英人奧普初不相識。特以彼爲羅威除警署之捕役。故與彼偕來。此事梗概。諒君已知之矣。佐治曰。吾殊不明。瞭請續言之。魯意斯曰。實若君吾等持有英法合璧之拘票。欲請爾往羅威除法耳。佐治曰。吾犯何罪。當期以告我。魯意斯作譁笑曰。汝殺佛羅斯之案。

已發。豈欲抵賴。不承耶。佐治曰。果吾殺者。自當見拘。但君等。夢寐舍盜犯。而亦究而欲。以我嫌疑犯。塞責。吾不知法蘭西之偵探性靈。何在。魯意斯曰。此事乃羅威除長官之意。君苟有冤抑。可向長官自陳。之吾等。責在拘君。君苟不信。自閱拘票可也。言次。出拘票。置案頭。佐治取而閱之。乘間竊窺。三人之容。三人見佐治細察拘票狀。亦踴躍不安。佐治閱竟。向魯意斯曰。然則今夜。即欲將吾。以去耶。魯意斯曰。然事既促。迫詎可久延。佐治曰。甚善。但君能與吾。就爐旁密談數分時乎。魯意斯曰。可。士人遂就室隅爐旁。坐下。佐治低聲問曰。魯意斯君。此拘票形式。似甚真確。果欲吾以身往者。當無不如命。但欲得若何之代價。君亦不妨明言。魯意斯搖首曰。此係公事。拘則拘耳。何代價之可言。佐治曰。言雖如是。但吾聽信君等之意。必別有所注。吾將貢獻何物。以易此拘票。耶。魯意斯乃改其強硬之語。調曰。君達人。吾亦不願復秘其事。吾等所欲得者。乃係一紙。即非列士姑娘。至英倫時。囑君收贓者。是君為以此紙。界我。我可碎此拘票。佐治因此紙確在吾許。君苟以非列士之手書。來當面。即交出。否則



雖拘票亦不敢奉教。魯意斯回吾輩部署國事者。焉能顧及此瑣事。且焉有餘暇待彼作書總之。君出紙則以人免。否則隨我去。耳。吾豈強索者。回首謂三人曰。佐治君已預備借我等去矣。又謂佐治曰。故事拘人者。當假以十分鐘之更衣時間。君當速自爲備。佐治曰。荷。余抗捕。及將如何。魯意斯曰。吾豈懼此君亦未必。一愚至此也。佐治曰。姑從君法。按鈴呼僕。至謂之曰。哥羅茨爲我取六星期中應用之衣物。實此行。箠中。吾將他往。移時。哥羅快以行篋。至問回注人。何往能以地。址。告我。耶。佐治曰。地。址。無定脫。有定者。當隨時。電告。汝。魯意斯從旁。冷笑。曰。君殆欲返家園耶。佐治不。答。遲隨。二人登車。中途。佐治呼御者曰。咄。拘我往。羅威。除何來。此荒寂之區耶。御者。不。答。駛如故。是時。忽有冷溼之布。實。圍。後。來。蒙。於。佐治之面。兩手則爲人反提。刺。那。間。不。省。人。事。矣。

人書第百十章 百萬佛耶

斜。月。在。天。冷。風。拂。面。時。則。壁。鐘。正。三。鴈。而。在。治。家。中。之。門。鈴。乃。大。響。哥。羅。夫。破。夢。而。

趨。俄。佐。治。之。舊。狀。悉。縮。啓。門。則。魯。意。斯。悍。然。而。出。鎖。鑰。以。握。謂。哥。羅。夫。曰。吾。冷。入。書。室。爲。汝。取。入。取。紙。件。深。夜。驚。汝。吾。心。甚。歉。但。此。事。殊。緊。急。實。出。於。不。得。已。也。吾。渴。甚。速。爲。吾。取。咖啡。來。語。時。已。抵。書。室。門。次。哥。羅。夫。急。以。背。倚。門。語。之。曰。主。人。既。出。吾。不。能。尢。君。擅。啓。其。室。便。不。能。尢。君。動。其。紙。件。此。吾。分。肉。事。先。在。瞭。之。魯。意。斯。笑。曰。有。此。強。項。之。注。乃。有。此。強。項。之。僕。此。雖。汝。份。但。亦。知。汝。注。何。以。忽。爾。馳。往。耶。哥。羅。夫。曰。主。人。未。語。我。魯。意。斯。曰。吾。冷。實。帶。汝。注。乃。巴。黎。殺。人。案。之。嫌。疑。犯。冷。爲。警。署。拘。法。將。於。明。晨。解。往。羅。滅。除。但。此。案。之。要。點。即。係。一。紙。冷。存。汝。註。處。汝。注。果。能。交。出。者。罪。當。未。減。吾。爲。法。國。貴。族。魯。意。斯。侯。爵。與。汝。往。爲。至。友。抵。警。署。後。吾。力。勸。交。出。此。紙。彼。初。頗。猶。豫。終。乃。許。我。汝。試。思。之。甯。不。信。我。諸。語。肯。以。鎖。匙。授。我。耶。哥。羅。夫。曰。吾。信。主。人。必。有。手。書。示。我。魯。意。斯。曰。汝。注。亦。甯。言。及。之。特。以。途。中。未。攜。紙。筆。且。開。晨。沃。時。必。須。趕。至。羅。滅。除。事。急。如。此。焉。能。及。此。瑣。瑣。者。哥。羅。夫。挾。挾。而。退。曰。吾。姑。去。取。咖啡。來。先。生。有。事。需。我。爲。助。者。可。鳴。電。鈴。魯。意。斯。領。之。隨。啓。書。室。而。以。擦。火。燃。煙。往。返。室。

中數四又默坐於安樂椅者移時心頭萬念交併驚喜咸集其狀殆非吾筆所能盡已而毅然起立取鑰啓鐵箱檢覓久之得一長封封面有數字曰九月四日非列士姑娘寄存之件啓封則赫然一俄德兩國之秘密盟約也此時魯意斯狂喜之狀縱吾不加模擬諒讀者亦能以意得之乃方其摺疊此紙而置於衣袋時態忽大變自覺全身血管冰結不能復動首則麻木不能旋轉額際冷汗乃直瀉而出蓋此時室隅密室之門忽砉然而啟一人握手鎗突立於魯意斯之前又一人爲北忌勒靜坐爐旁之安樂椅中冷語曰魯意斯君吾友乎何自苦乃爾君作此事何目中無人而謂無監察君之行動者耶君苟自諒速以紙授我苟老羞成怒欲損毀此紙以洩憤者死耳魯意斯不敢復辯擲紙於案北忌勒笑而收之展閱一過卽納諸衣袋中間曰魯意斯侯爵法蘭西之貴族下走今問侯爵侯爵欲得此紙於意何居魯意斯憤憤曰百萬佛郎耳北忌勒曰德人在巴黎懸百萬佛郎之價格以購此紙侯爵謂下走不知耶今下走實告侯爵侯爵在黨中誠有奔走之勞但不治行檢利之所在趨

之若覺故下走等初則用侯爵之才繼則嚴密監察侯爵之行侯爵自命智囊果智者何尙夢夢至是耶吾今問汝佐治何在魯意斯曰棄諸溝中耳曰殺之乎曰否迷之以哥羅芳耳曰汝乘車來耶曰然車何在曰在門外北忌勒曰甚善吾將乘汝之車以去又指執手鎗者曰侯爵此公爲誰汝知之乎魯意斯曰不知北忌勒曰此爲吾之至友託掘脫君卽前假冒美國富翁非露丁君者亦卽長日監察汝之行爲者魯意斯曰君等欲返巴黎耶曰然事已大畢胡不歸曰然則欲棄我於此耶北忌勒曰汝國且可賣亦欲歸耶魯意斯慘然曰今我已知罪君等獨不能念前功而恕其無狀耶北忌勒曰此而可恕孰不可恕果侯爵明哲保身者則英倫三島之地雖小尙可頤養天和優游歲月下走亦不復根究脫欲履吾法蘭西寸土行見汝首領不保耳時哥羅夫以加非至北忌勒曰哥羅夫前此杯加非我當代魯意斯爵爺飲之哥羅夫瞠目直視不解所以魯意斯則在失敗之後復受此椰揄面赤及頸幾至無地自容忽有一怪狀之人自外至遍體泥垢面部且有血痕見魯意斯卽扭而痛毆

之。且。狂。呼。曰。賊。速。以。所。盜。者。還。我。則。赦。汝。否。則。畢。汝。命。三。人。急。爲。之。解。扭。視。其。人。佐。治。也。北。忌。勒。卽。慰。之。曰。佐。治。君。紙。件。幸。未。盜。去。今。在。吾。許。又。出。一。函。曰。此。非。列。士。姑。娘。親。筆。可。讀。之。佐。治。讀。竟。謂。北。忌。勒。曰。甚。善。吾。亦。不。願。藏。此。害。人。物。又。謂。魯。意。斯。曰。然。則。汝。欲。捕。我。殆。僞。耶。魯。意。斯。未。及。答。北。忌。勒。卽。爲。之。代。答。曰。彼。之。目。的。百。萬。佛。郎。耳。佐。治。曰。何。謂。耶。北。忌。勒。曰。此。事。甚。冗。長。會。當。詳。告。今。夜。吾。必。過。返。巴。黎。脫。君。願。偕。往。吾。願。以。平。安。之。嚮。導。自。任。不。使。君。再。陷。於。迷。途。且。可。任。君。與。非。列。士。嘉。倍。頓。晏。德。流。斯。賓。塞。等。相。見。共。破。前。此。之。疑。團。佐。治。曰。旣。如。時。吾。詎。有。不。往。者。呼。哥。羅。夫。而。謂。之。曰。速。取。衣。來。吾。需。更。衣。更。衣。竟。相。率。出。門。登。車。後。魯。意。斯。獨。躑。躑。道。左。狀。至。狼。狽。北。忌。勒。揚。手。謂。之。曰。侯。爵。之。事。功。敗。垂。成。吾。甚。歉。仄。當。茲。深。夜。冷。風。襲。人。幸。善。自。珍。擲。行。再。相。見。

德。俄。密。約。旣。爲。英。法。人。所。得。則。師。出。有。名。而。又。各。有。先。備。歐。洲。一。片。土。從。此。多。事。矣。佐。治。抵。巴。黎。之。一。日。各。報。已。喧。載。其。事。且。刊。非。列。士。嘉。倍。頓。斯。賓。塞。佐。治。諸。人。之。肖。

像於報端以資號召而酒肆街頭人聲鼎沸之中所談者戰訊而外亦無非非列士  
婦弟失蹤之始末當此之時佐治及在事諸人已恢復自由乃置酒高會各述所苦  
談次佐治問曰此事端末余已盡悉但不知託掘脫所盜之紙件是否卽此密約非  
列士曰否余自格蘭旅館中得此密約後以其關係重要未嘗語人託掘雷所盜之  
紙乃倫敦某德人致羅特男爵之一信羅特爲德國貴族旅英充間諜此信與國際  
有關故託掘脫盜之而逸余乘託掘脫匆迫之際以密約授君蓋恐落於他人之手  
反滋流弊此時託掘脫固未知余有此密約也及後嘉倍頓以寶順林中拾得之片  
紙語德公爵公爵檢其行李而不得轉輾根求始知存於吾許佐治曰彼越吾之柵  
而向姑娘堅素紙件者何人耶非列士曰是蓋羅特所使以訛傳訛耳佐治曰聖亞  
度爾侯爵又何能深夜至吾家耶非列士曰侯爵奔走國事恆往來英法間與託掘  
脫及君友車士道等聲氣相通渠謂得巴黎友人來信欲偕吾回法者僞也佐治曰  
茲事曲折至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矣

民國四年五月再發行  
民國四年五月再發行



(歐陸縱橫秘史) 全一冊

定 價 銀 三 角

譯 述 者

江 陰 劉 半 儂

發 行 者

桐 鄉 陸 費 遼

印 刷 者

無 錫 俞 復

印 刷 所

中 華 書 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

福州轉角路

中 華 書 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長春 漢口 南昌 南京 杭州 重慶 雲南  
 武昌 太原 常德 福州 成都 衡陽 貴陽  
 徐州 汕頭 香港 蘭州 廈門 蘭溪  
 吉林 潮州 安慶 桂林 東昌 廈門 蘭溪  
 石家莊 黑龍江 張家口 哈爾濱 新加坡

中 華 書 局

1876

